



世界兒童文學叢書

黑美



$$\frac{825}{940}$$

+後 美田

372.61

書叢學文童兒界世

美 黑

著 爾 韋 秀
述 重 昶 應 徐



行發館書印務商

著者小傳

安尼·秀韋爾(Anna Sewell)女士是英國人，西歷一八二〇年三月三十日生於格蘭(England)的雅茂斯(Yarmouth)城；一八七八年四月二十五日，死於挪利支城附近的老卡唐(Old Catton)地方。她生在很窮苦的家庭裏，少時放學回家，因路遇大雨，沒有雨傘，便沿路奔，跑脚底下一滑，跌了一跤，因此跌跛了一隻脚，從此以後，他不能同平常的女郎直立行動了。

他的父親在布來屯(Brighton)地方一間銀行任事，而他們住的地方是在蘭聖(Lancing)，兩地相距十英里左右。可是，他父親因為每日要到布來屯辦公，所以他父親備了一部小馬車來代步，由此安尼習知馬的性情及用馬的方法。

一八七一年十一月六日，她在日記簿中記道：『我在寫一匹馬的生活……』這便是黑美的開始了。直到一八七七年八月二十日，她又在日記中寫道：『黑美的初樣，已經送來

——排式很好。」她又曾經在日記中記道：「我困守屋中，及纏綿「沙發」上，已經六年了，不時的想寫一本小書，牠的目的，是勸人以仁愛的、同情的心去待那些馬……」由此，可知他宅心仁善的「一斑」了。

那本書，在一八七七年將年底方纔出版，而安尼也恰恰能夠見她的作品成功，得着許多人的讚美，說這本書簡直是贈給全世界的禮物。

第二年——一八七八——安尼死了，當棺車來到門口的時候，她的母親——秀韋爾夫人——在客室從窗口望見挽棺車的馬佩着「正頭輕」，她悲哀地說：「啊，這是萬萬不可以的。」於是她立刻吩咐把那些馬的「正頭輕」解除了。這是慈母體貼愛女的心呀！我希望讀本書的小朋友，都能夠本着安尼愛馬的心，去愛別的生物，做一個仁慈的好孩子。

編者誌

世界兒童文學叢書

世界兒童叢書
黑美目次

第一章	我的老家	一
第二章	打獵	七
第三章	我的訓練	一四
第四章	貝維園	二三
第五章	我的名字	三一
第六章	自由	三九
第七章	我的同伴	四四
第八章	木橋	五七
第九章	火警	六三
第十章	請醫生	七三

第十一章	別離	八三
第十二章	伊爾修廬	八八
第十三章	爲自由而奮鬥	九四
第十四章	一匹逃走的馬	九九
第十五章	魯賓·士密斯	一一〇
第十六章	墮落	一一八
第十七章	馬市	一二五
第十八章	辛苦的時期	一三六
第十九章	最後的家	一四四

世界兒童
文學叢書

黑美

第一章 我的老家

我最初住的地方，記得是一個廣大的、可愛的草場，場中有一池清水。有些樹把池子遮着，蘆葦和荷花生在池子最深的一頭。我們可從這一邊的竹籬笆望到已經犁好的田裏；更可從竹籬的那一邊，看見路旁我們主人的屋門口。草場的最高處，是一個松林；低處有一條小溪，在深峭的兩岸間流着。

我年幼的時候，我是靠我母親的奶來生活的，因為那時我還不會吃草。日間我旁着她身邊走，晚上伏下來，貼在她身邊。天氣熱的時候，我們常站在池邊的樹陰下面；冷的時候，我們有一

美 黑



我 傍 着 她 身 邊 走

間溫暖的小屋，這屋是靠近松林。

我長大到能吃草之後，我的母親在日間常出外做工，黃昏時分，方纔回來。

草場中除了我之外，還有六匹小馬。他們的年歲都比我大；有幾匹差不多和長成的馬一般大了。我常和他們賽跑，很是有趣。我們

世界兒童文學叢書

常繞着草場一同快跑，有那麼快跑得那麼快。有時我們的遊戲顯是粗魯，因為他們除了快跑之外，還要互相咬踢哩。

一天，我們正踢得起勁，我的母親把我叫到她身邊；和我說：『我希望你肯聽我的話。那些小馬，都是很好的，但他們都是挽車馬的小馬，自然都不會學過好禮儀的。』

『你的種極好，並且系出名門，你的父親在這幾省裏，極有名譽；你的祖父在新市賽馬中曾兩次贏得獎杯；你的祖母，性情極幽淑，至於我，你也不會見過我踢過一脚或是咬過一口哩。』

『我望你能長得溫柔良善，不要學那些不好的行爲。你在做事的時候，應該好好的做；在跑的當兒，脚步應該舉得好，就是在遊戲的時候，也不要咬踢。』

從此以後，我永遠不忘記我母親的教訓；我知道她是一匹聰

明的老馬，我們的主人，很看重她的。她的名字叫做度察斯，主人卻常叫她做伯特。

我們的主人，是一個好人。他把好的食物給我們吃，把好的地方給我們住，對我們說好話；他對我們說話的時候，很是溫和，和對他的小孩子說話一般。我們都很喜歡他，我的母親更是愛他。當她看見他站在門口的時候，她就要快樂地嘶着，跑到他身邊。他拍着她說道：『喂，老伯特！你的小黑兒好嗎？』因為我渾身都是黑的，所以他叫我做黑兒。

他會給我一塊麵包，這是很好的；有時他會取一條蘿蔔來給我的母親吃。所有的馬，都要到他那裏去，但是，我想我們倆是他最喜歡的了。我的母親常在趕集的日子，挽着一輛輕便馬車，把他載到鎮裏去。

書叢學文童兒界世

有個牧童，名叫笛克，他有時到我們的田裏來，採吃籬邊的黑楊梅。他吃飽楊梅之後，常把樹枝、石子飛擲小馬，使他們奔跑，以為笑樂。我們都不怕他，因為我們會跑開去，但有時石子會打中我們將我們打傷。

一天，他又做這個把戲，不知我們的主人就在隔離的田裏，看見他把石子飛擲我們。他立刻跳過籬去，一手抓住笛克，把他的耳朵擱了一掌，把他打得大叫起來。我們看見主人，便走上去看是怎樣。

他說：『壞透的孩子啊！驚嚇小馬真是壞透的小孩子了！這不是初次，也不是第二次，但可說就是最後的一次了。喏，拿這工錢回家去罷；我不要你在我的農場裏面了。』從此以後，我們不再看見笛克了。

美

黑

老但尼爾是管馬的，他和我們的主人一般慈善，所以我們的環境，頗是安適。

第二章 打獵

在我還未到兩歲大以前，發生一件事，使我一輩子也不會忘記。

那是初春的時候；晚上有一點兒的霜，田裏和草場上仍罩着一層薄霧。

其餘的小馬和我，都在草場的下方吃草，忽然聽見遠處好像有狗吠的聲音。

一匹年紀最大的小馬昂起他的頭，豎起他的耳朵說道：『是獵狗哪！』他說完了就跑，我們也跟着他走到草場的上方，那裏，我們從籬邊望出去，可看見前面的幾個草場。我的母親，和我主人的一匹老騎馬，也站在左近，似乎都知道這一回事了。

美 黑

我的母親說，『他們在追一隻野兔哩；如果他們往這邊來，我們就可以看見這一場的打獵了。』

一會兒，獵狗們踏着我們隔鄰田裏的嫩麥，飛奔而來。他們所發的聲音，我從來不曾聽見過。他們不是吠，不是咆哮，不是啼哭，只是盡力的『一么！一么！一么！又，又！一么！一么，又，又！』的大叫。他們的後面，跟着一羣騎馬的人，有些穿了綠色的外衣，各策馬飛奔而來。

那匹老馬嘶着，似乎很着急的要跟他們走；我們這班小馬，也想和他們一同跑；但他們轉眼已跑到田的下方去了。他們到了那裏，似乎就停下來；狗也不叫了，卻到處散開，把他們的鼻子在地上亂嗅。

老馬說：『他們迷失那個氣味了；大約那隻野兔已經跑掉

世界兒童文學叢書

啦。」

我說：『甚麼是野兔？』

『啊！我也不知是那一隻野兔；大約是我們田裏的一隻兔走到外面去了。無論那一隻兔都能引起那些狗和打獵人追逐的。』

不久，那些狗又『一么！一么，又，又！』的叫起來，一齊轉身疾走，直向我們草場後面那道高堤走去。

我的母親說：『現在，我們可看見那隻兔子了。』正在這個時候，一隻兔子，嚇得發狂，在旁邊竄過，向樹林中走去，後面跟着獵狗和打獵的人。獵狗衝到溪邊，跳過小溪，向田裏跑來。六七個人，勒馬跳過籬笆和小溪，緊緊的跟着獵狗。兔子想鑽過籬笆；但籬笆太密，一時鑽不過去，於是她又趕快轉身，另尋生路。

呀！太遲了；獵狗已狂嗥着撲到她身上了。我們只聽見她狂叫一聲，便沒有命啦。一個打獵的人，策馬跑來，將獵狗驅散，否則她定要被他們分裂成碎片的。他執着兔子的腳倒提起來，只見她的腳，已經被獵狗嚙破，淌着鮮血；那些先生們，卻似乎很高興的。

至於我，很奇怪當時沒有看見在溪旁所發生的事情；等到我向那裏看的時候，卻看見一樁悲慘的事。只見有兩匹很好的馬跌倒了；一匹在溪水內掙扎，一匹在草地上呻吟着。一個獵者拖泥帶水的，從溪裏爬出來；另一個卻躺着不動。

我的母親說：「他的頸折了。」

一匹小馬說：「應該的。」

我也這麼想，但我的母親卻不和我們一般的見解。她說：「

世界兒童文學叢書



那匹黑馬寂然不動了。呵！不，你不要這麼說。我雖然是一匹老馬，但總想不到人們爲甚麼要喜歡做這種遊戲。他們時常弄傷了自己，摧殘了許多好馬，踏壞了田畝，而他們的目的，只

是爲着一隻兔子，一隻狐，或是一隻鹿。其實這些動物，卻可用別種方法去捉來的。可是我們是馬，不懂其中的緣故。」

當我的母親在說這番話的時候，我們在站着看前面的情形。有許多騎馬的人走到那少年身邊，但見把少年抱起來的，是我的主人，他是眼見這事發生的。那人的頭倒在後面，兩臂垂下來，人人的面上，都呈着憂急的樣子。

現在，沒有鬧聲了，就是那些獵狗，也靜悄悄的，似乎都知道出了亂子一般。他們把少年抬到我們主人的家裏。後來，我聽說這少年名叫喬治·哥剛，是一個鄉紳的獨養子，是一個面貌美好、身材高大的少年，是他家裏的一個寶貝。

這時候，衆人有的騎馬去找醫生，有的去找獸醫，有的跑去找哥剛先生，把他兒子落馬跌傷的事告訴他。

書叢學文童兒界世

一會兒，獸醫勞特先生來看躺在草地上呻吟着的那匹黑馬了，他把他全身摸了一遍，搖着他的頭；原來一隻馬腳已經跌斷了。有個人，走到我們主人的屋裏，拿了一把鎗出來，只聽得轟地砰！的一響和長嘶一聲，那匹黑馬便寂然不動了。

我的母親，似乎很是不安。她說她認識這馬，已經有許多年了。他的名字叫做魯萊；是一匹勇敢的良馬，沒人可比。從此以後她不再到那黑馬因傷致死的那個地點去。

幾天之後，我們聽見禮拜堂的鐘聲，響了許久；從柵門望出去，只見許多的馬車，魚貫而行，車上遮着黑布，用黑馬拉着。這時候，鐘聲響了又響。原來他們是把小哥剛運到禮拜堂的墓地去，把他安葬的。他永遠不騎馬了。至於他們怎麼處置魯萊，我可不知道；只知這件事情的發生完全是爲着一隻小兔子。

黑

美

第三章 我的訓練

現在，我長得美麗起來了；我的外衣，生得又美觀又柔軟，漆黑的烏亮。我的脚有一隻是白色的，額上更有一顆很好看的白星。人們都以爲我很美麗。我的主人要候我長到四歲大才把我出賣；他說，小孩子不能和大人一般的走路，小馬未到長成的時候，不能和大馬一般的做工。

當我四歲大的時候，鄉紳哥剛走來看我。他把我的眼，我的口，統統驗過，又把我的四肢捏了一回。後來，我又在他面前跑一回，慢行一回，他似乎很喜歡我。他說：『如果他訓練成熟了，他一定是好的。』我的主人答應由他親自訓練我，因爲他不会驚嚇了我，或是把我弄傷。他更不遲緩，第二天就把我訓練起

世界兒童文學叢書

來。

你們或者不知訓練是甚麼意思，待我把牠解釋明白罷。訓練一匹馬，即是教他佩鞍佩轡，背上馱人；依着騎者的意思走，並且要動作得很輕柔。除此之外，這馬又要學戴頸圈，佩馬尾轡及馬尻帶；並且要學着當這些東西加在他身上的時候，站着不動。接着要教他拉車，使他後面不拉着車子不能走動。他又要學着在行走的時候，或快或慢，一如御者的意思。

他不要見着東西就驚跳，不要和別的馬說話；不要咬，不要踢，或者任意爲所欲爲；雖然饑餓或疲倦到極點，都要依着他主人的意思做事。

最困難的，就是他在佩上了馬具之後，他不要跳躍爲樂，或是因怠惰而躺下來。所以，訓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自然是久戴絡頭的。主人帶我到田中及小路上閒行，但是，這時我可要啣上一個馬口鐵和佩上韁轡了。

我的主人照常把一些小麥給我吃，經過多次的勸慰之後，他把馬口鐵納到我的嘴裏來，並且扣上韁轡。馬口鐵真是一件令人討厭的東西！凡口裏不曾啣過這種東西的，斷不知道這東西壞到怎樣。那件東西是一條冰冷堅硬的鋼鐵，和人的手指一般粗細，插在你的牙齒和舌的中間，兩頭突出口角的邊旁與幾條皮帶相連，這些皮帶把你的頭你的咽喉，你的鼻子，你的下巴統統套住；用盡方法，也不能把這件可厭的東西扔掉。壞極了！壞極了！是的，真壞透了！我也是這麼想；但是，我知道我的母親在出外的時候，也套着這個東西的！所有的馬，在長大了之後，也要上這個東西的。所以，爲着那好吃的小麥，爲着我主人的撫

世界兒童文學叢書

慰，溫和的說話，以及各種輕柔的舉動，我終不得不佩上我的口鐵和韁轡了。

其次就是那個鞍了。這個東西還不算十分壞。我的主人把牠輕輕的放到我背上，老但尼爾卻挽住我的頭。主人一邊拍着我，一邊和我說了一回話，又在我肚的下面，扣上肚帶，扣得很緊。我又吃了一些小麥，並且散了一回步：以後每天照樣做一回，把我弄得將小麥和鞍同時盼望起來了。

一天早晨，主人騎到我背上，把我控御着在草場裏的軟草上兜着圈子走。我自然要覺得很奇怪的；但是我能馱着主人，卻又覺得很得意。他每天騎着我跑一回，不久，我也覺得慣了。

另有一件不滿意的事，就是上馬脚鐵，初時覺得牠們是極堅硬的。主人把我帶到鐵匠的打鐵間，看我害怕不害怕。鐵匠把我

的一隻腳，握在手裏，削去一些趾甲；削好了一隻又一隻。削的時候，我一點也不覺痛，所以我很安靜的用三隻腳站着，候他把趾甲一一削好。接着，他拿出一塊鐵來，形狀和我的腳一般，他把這塊鐵嵌在我趾甲上，又旋了幾枚螺絲釘到我的趾甲裏，馬腳鐵就牢牢的嵌在腳上了。我覺得四肢頗是沉重，但不久也就習慣了。

不久，主人又教我上馬具，因此，又有些新的東西，要我穿戴了。始初，他們把一個笨重的頸圈，加到我的頸上，和兩塊闊邊的東西名叫遮眼蓋的，遮住我的眼。這兩塊遮眼蓋，果然名實相符，因為我不能看見兩旁，只能向前直看。其次便是一個小鞍似的東西，上面有可厭的皮帶連着，套在我的尾巴底下；這個東西名叫馬尾轆。我極恨這個馬尾轆，因為我那條長的尾巴要捲了

世界兒童文學叢書

起來塞在這馬尾轆內，覺得牠和馬口鐵一般不好。我幾乎要踢起來了，但我自問不能踢這麼一個好主人；所以，不久我一切都習慣了，並且和我母親一般的能做工了。

在我所經過的訓練中，有一部分是我永遠不忘記的，這一部分的訓練，我以為於我有極大的利益。主人把我送到隔鄰一個田主那裏，一連兩個禮拜；他有一個很好的草場，草場的一邊，靠着火車路。場中有牛有羊，我和他們廝混在一起。

我永遠不會忘記那火車第一次的走過。當我正靠着火車路的柵欄邊靜悄悄吃草的時候，忽然聽見遠遠的有一個奇怪的聲音。我在還不知道這聲音是從那裏來的以前，只見有一串長而黑色的東西，『穹隆穹隆！』的噴着黑煙，在我身邊飛過，不待我吸氣，早已去遠了。我立刻轉身，撒腳飛跑，跑到草場的另一頭，有那

麼快跑得那麼快。我站在那裏，又是詫異，又是驚駭，不住的喘着氣。

日間有許多火車經過，有些駛得頗慢，這些都是要靠火車站的，在牠們未停以前，有時發出怪叫的聲音。我以爲這是極可怕的，但是牛仍很安靜的在吃草，當那些黑色可怕的東西，噴煙怪叫的飛過的當兒，他們頭也不抬。

始初的幾天，我吃草也吃得不安樂；但是，後來我見這些可怕東西並不衝到田裏來傷害我，便不把牠放在心上；不久，火車過時，我也和牛羊一般的不在意了。

在那時候，我曾見許多馬見着汽機或是聽見汽機的聲音，往往害怕起來；至於我，卻虧得主人的訓練，在火車站的時候，和在我的馬房裏一般，一點也不害怕。

世界兒童文學叢書

凡是想訓練一匹小馬的，可依上述的方法把他訓練起來。

主人常把我同我的母親一同套上雙連的馬具，教我們一同行走，因為我的母親很是穩當，比差一匹陌生的馬來教導我要好得許多。她告訴我：我的行為越好，主人待我也越好，所以我要時常討主人的歡喜。

她說：『但是，人有許多種：有些和我們主人一般的慈善，無論那一匹馬，都喜歡替他們服務的；但有些人卻兇惡殘忍，像這種人，就不應有一狗一馬說是他們的。除此之外，還有許多愚蠢的、好虛榮的、無知的和粗心的人，這些人從來不肯用他們的腦子去想想事理；最能摧殘馬的也是這種人，因為他們都是沒有意識的。他們並不把這個當作殘忍，卻正因為着殘忍而這般做。我希望你落在好人的手裏；但馬是不會知道誰要買他，也不知誰

美

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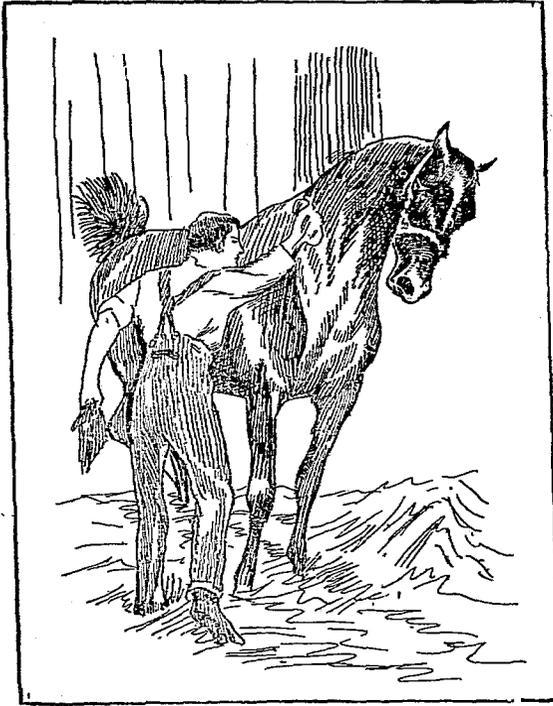
去駕馭他，這完全靠着命運，但我始終仍是這般說：無論怎樣，你總要努力爲善，保守你的好名譽。」

第四章 貝維園

在這個時候，我常站在馬房裏，我的外衣，每天洗刷，很是烏亮，和烏鴉的翼一般黑。五月初裏，鄉紳哥登先生那裏來了一個人，把我帶到他家裡去。我的主人說：『黑兒，再會了；你須做一隻好馬，努力做事。』我不能說『再會』，所以我把鼻放在他手裏，他很親愛的拍着我，於是我便和我的老家分別了。因為我和鄉紳哥登相處幾年，我可把那個地方的情形告訴你們。

鄉紳哥登的花園，是在貝維村的邊旁。入口處是一扇大鐵門，第一個門房，就在那裏。門內是一條平滑的車道，兩旁夾種着叢密而大的老樹。接着經過第二個門房和第二扇鐵門，過了這個門，就是房屋和花園了。房屋和花園之後，是家庭小牧場，及

美 黑



亮烏是很，刷洗天每，衣外的我

老果園和
馬房了。
馬房中有
許多的馬
和車輛；
我只須把
我住的那
間馬房說
給你聽就
得了。這
間馬房很
寬大，有

世界兒童文學叢書

四個馬欄。靠草場的一面，開着一個大窗，使馬房裏面的光線充足、空氣流通。

第一個馬欄很大，作方形，欄後有一個木柵門，把牠關起來，其餘的三個，都是普通的馬欄，雖然不大，卻是很好的。我的馬欄裏，有一個低的食槽是用來放草料的，更有一個低的飼槽，是用來放穀的；這個馬欄稱爲放飼欄，因爲馬在這個欄中，不用繩拴着，只任他自由。能住着放飼欄的馬，是一件很榮幸的事。

我的馬夫，把我放在這個清潔和通爽的馬欄裏。我一生不會住過這麼好的馬欄，欄的四周，並不甚高，我可以從頂上的鐵枝望到外邊的一切。

這人給我一些好的小麥吃，把我撫摸着，很溫柔的和我說了

一些話，方纔走開。

我吃過穀之後，四顧一看。只見緊靠我隔壁的馬欄中，有一匹肥胖的小馬，他的鬣毛和尾巴很是濃密；他的頭，樣子很好，生成一個靈敏的鼻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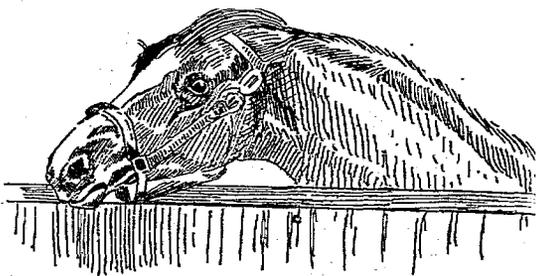
我把頭伸到鐵枝上，說道：『喂，你好嗎？你叫甚麼名字呢？』

他盡羈索的所能及，轉過身來，抬起他的頭說：『我的名字叫做馬利尼斯，我是很漂亮的。我常馱着小姐們，有時挽着我的女主人坐着一輛矮小的車到外邊去。她們很寵愛我，就是占姆也是極優待我的。你是要住在我的隔壁嗎？』

我答道：『是的。』

他說：『好呀，我希望你是好脾氣的；我不喜歡會咬人的馬

書叢學文童兒界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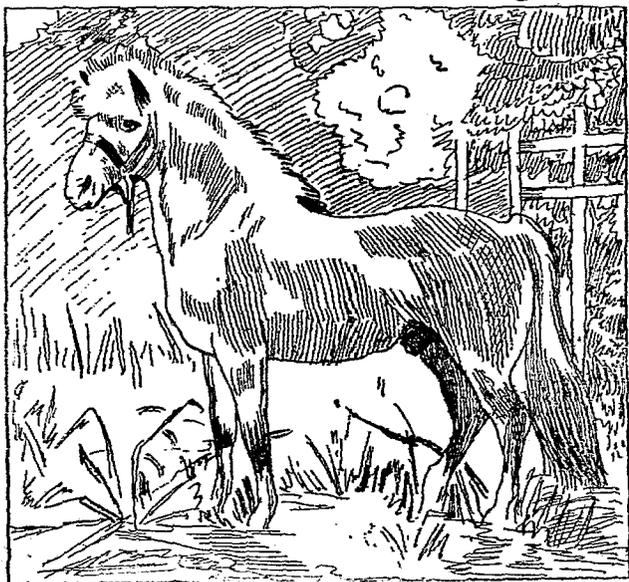
住在我隔壁哪。」

一個馬頭從欄上伸過來

正在那個時候，一個馬頭從前面的那個馬欄望過來。她的耳朵是向後的，目光頗是兇惡。這是一匹高大的胭脂雌馬，她的頸長而美觀，望着我說：『佔了我這個欄的，原來就是你。像你這麼的一匹小馬，卻把一個女人趕到她的屋外，可不是一件怪事嗎？』

我說：『請你恕我，我沒有趕走過甚麼人呀。我是被買我的人將我放到這裏來的，實在出於無奈。講到你說我是小馬，可不對了，我現在已經四歲大，是一匹大馬了。我從來不會和別的馬鬪過嘴，只希

美 黑



他 是 馬 利 尼 斯

『望和平度日。』

她說：『唔，

到後來，我們自然知道的。像你這麼的一個小子，我也不願和你多講話哩。』我聽了，也不說甚麼。

下午，她出去之後，馬利尼斯把這匹雌馬的歷史統統告訴我。

世界兒童文學叢書

馬利尼斯說：「事情是這樣的。薑汁有一個咬人的壞脾氣：所以她會有薑汁的一個名字（編者按：薑汁是辣的東西，比喻潑辣的意思）。當她住在放飼欄裏的時候，她咬得更利害了。一天，她把占姆的手臂咬得流出血來，佛勞拉小姐和季斯士小姐也給她咬傷；她們都很喜歡她的，嚇得不敢再到馬房裏來了。她們常拿好的東西給我吃，有時是一個蘋果，有時是一個蘿蔔或是一塊麵包；但自從薑汁住在這個放飼欄裏之後，她們都不敢來了，所以近來不常見她們。我希望，如果你不咬人，她們是會再來的。」

我說我除了嚼草、吃穀之外，從來不曾咬過人，並且說薑汁咬人，得不着甚麼樂趣。

馬利尼斯說：「唔，我想她也得不着甚麼樂趣的，不過是一

種壞習慣罷了。她說沒有一個人好好的待她，爲甚麼不咬呢？這自然是一個極壞的習慣；但我敢說，如果她說的話是真的，我想她未到這裏以前，一定是被人虐待過的。約翰和占姆都極力使她歡喜，我們的主人更從來不會用鞭責罰過自由行動的馬，所以，我想她在這裏，脾氣或者會改好的。」

他伶俐地把我一望，說道：「你看，我已經十二歲大了，見識很廣，我可對你說，這裏各處養馬的地方沒有一處比這裏更好的。約翰是一個最好的馬夫，他在這裏，已經十四年了；占姆也是一個最慈善的孩子。所以，薑汁不能住在那個欄內，完全是她自己的過處哪。」

第五章 我的名字

那個馬夫的名字，叫做約翰門雷。他有一個老婆，一個小孩子。他們的住宅和馬房相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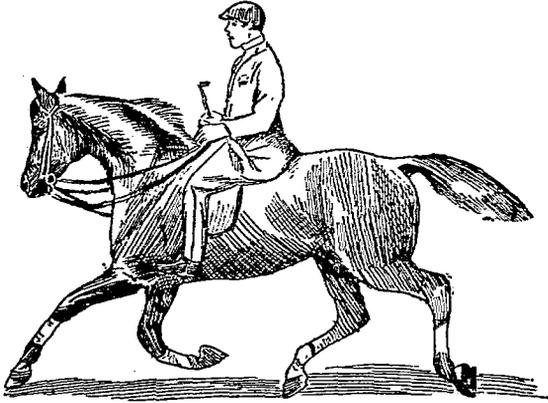
第二天早晨，他把我引到草場裏，給我好好的洗刷一頓。當我正要回到欄裏的時候，哥登先生走來看我，似乎很喜歡。

他說：『約翰，我想把這匹新馬試一試，但我還有別的要事哩。早餐後，你可騎着他跑一趟。去時可向官道和高林那邊走，再打從水塔沿着河邊回來，這便可看出他的速度了。』

約翰說道：『先生，知道了。』

吃過早餐之後，他給我上了一副轡頭。他扣那些皮帶時，很小心，使我的頭毫無痛楚。他又取了一個皮鞍來，這鞍頗是窄

美 黑



些快稍得跑我教來後跑的慢慢我教初始他

小，不合我的背部；一會兒，他看出來了，便再取一個來，很是適合。他始初教我慢慢的跑，後來教我跑得稍快些；末了，教我快跑。到了官道上的時候，他用鞭把我輕輕的一拍，我便疾馳起來了。

當他勒住我的時候，他說：

『啊啊！我的朋友，我想你是要跟着那些獵狗一同走哩。』

我們回到公園裏的時候，遇着哥登先生和他的夫人在一同散

步。他們站住了，約翰跳下馬來。

『喂，約翰，他跑得怎樣？』

約翰答道：『先生啊，一等的快哩。他和鹿一般快，並且姿態極好；只要把韁稍微的一拉，便可指揮他。我們跑到官道底的時候，遇着一輛旅行車，車上掛滿了籃子、地氈等等東西。先生，你是知道的，有許多馬是不肯安安靜靜的跑過這種車的；但他只把牠望了一會，便很安靜的喜歡地跑過去了。』

『有些人在高林附近獵兔，有人在我們身邊放鎗，他只略停了一停，上下左右的看了一眼，但他的脚步，沒有一步向左顛或是向右顛的。我只把韁緊緊的握住，並不催他。據我看來，當他年輕的時候，是不曾受過驚嚇和虐待的。』

哥登先生說：『很好，明天待我親自把牠試一試。』

第二天，約翰把我帶到主人那裏。我緊記着我母親和我舊主人的教訓，對於哥登先生要我做的事，做得使他很稱心。他是會騎馬的，並且很寶貝他的馬。我們回家的時候，我的女太太是站在大廳的門口。

她說：『親愛的，你喜歡他到怎樣呢？』

『親愛的，約翰所說的話，一點也不錯。真是一口極神駿的馬，教我捨不得騎他。我們叫他做甚麼呢？』

她說：『你喜歡叫他做硬橡皮嗎？他和硬橡皮一般黑哩。』

『不，硬橡皮這個名字不甚相稱。』

『你叔叔的那匹老馬，名叫烏鴉，就叫他做烏鴉如何？』

『不，他比老烏鴉美麗得多了。』

她說：『是的，他確是美麗，他面目很清秀，叫他做黑美如

書叢學文童兒界世

何？」

「黑美——呀，是了，這是一個極好的名字。你既然喜歡這個名字。就取這個名字罷。」我的名字就是這麼得來的。

約翰走到馬房裏，他告訴占姆，說主人和太太替我取了一個很嬌豔的名字，頗有意思；不像馬倫哥，北格斯，愛德拉那麼粗俗。他們都笑着。占姆說：「如果不是爲着舊事重提，我一定要叫他做羅萊，因爲我從不曾見過兩匹馬是這麼相似的」。

約翰說：「這有甚麼希奇？你不知道格雷的老荷蘭，是他們倆的母親嗎？」

這倒是不曾聽見過的。原來那次因打獵喪身的羅萊，卻是我的哥哥！無怪我的母親這麼悲傷了。馬，好像是沒有親戚的；就是有親戚，出賣了之後，便彼此不認識了。

約翰很寶貝我，常把我的鬣和尾，弄得和婦人的頭髮一般柔潤，並且和我講許許多多的話。他說的話，我自然不能完全都懂，但我漸漸了解他的意思，並且知道他要我做的是甚麼事。我極喜歡他，因為他極溫柔慈善，似乎懂得馬的心情；當他替我洗擦的時候，他知道我那幾處的肌肉是柔嫩，那幾處的肌肉是堅硬；同我刷頭的當兒，很小心的在我眼上刷過，似乎我的睛眼就是他的眼睛一般。

占姆·好塢，是一個小馬夫，性情也很溫和，所以我覺得安適。此外另有一個人，幫着做草場中的事，但他照料薑汁和我的時候很少。

幾天之後，我要和薑汁一同挽車了。我們一同做事，結果怎樣，我頗是懷疑；但是，當我走到她身邊的時候，她除了把耳朵

世界兒童文學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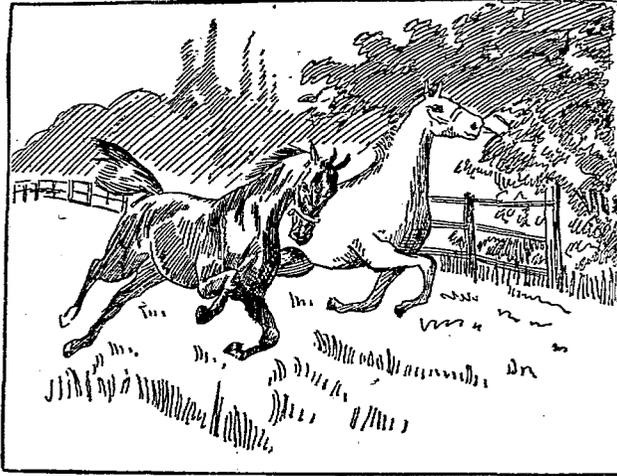
倒豎到後面之外，其餘的行爲很好。她誠實地工作，凡她分內所應做的事，她都做了；我再也料不到在挽雙馬車的時候，有這麼一個好伴侶。

我們走到一個小山的當兒，她並不止步，卻將她全身的重量，壓在頸圈上，向前直拉。我們對於所做的事，同抱着一樣的熱心；約翰勒止我們的時候，比催我們上前的時候多。他沒有一次用鞭打過我們。講到我們的脚步，是一樣的，我覺得同她快跑時，很容易脚步一致。在快跑的當兒，能夠脚步一致，是一件很可喜的事，我們的主人常喜歡我們的脚步整齊，就是約翰也是這樣。我們一同出去兩三次之後，我們便很親熱起來；這個使我在家的時候覺得很快樂。

至於馬利尼斯，他和我已成了好朋友。他是一個快樂的、勇

敢的、性情溫良的人物，所以人人都喜歡他，尤其是季斯士小姐和佛勞拉小姐。她們常騎着他在果園裏跑，與她們的小狗非力士一同做有趣的遊戲。

我們的主人另有兩匹馬，住在別個馬房裏。一隻叫做公道，是一隻短腳壯肚的馬，常用來騎人，或是挽車；另一隻叫做奧力佛，是一匹棕色的老獵馬，他現在是不做工了，但主人極喜歡他，任他在園裏自由行動，有時挽着一輛輕車，在園裏慢慢的走，或是馱着一個小姑娘和她們的父親一同在外面跑，因為他性極情馴良，能把小孩子交託他，與交托給馬利尼斯一般。那匹短腳壯肚馬，很是強健，並且性情溫和，有時我們會在草場裏小談，我同他，自然沒有和薑汗那麼親熱，因為她和我是在一個馬房裏哩。



第六章 自由

我在這個新地方，十分快樂，但覺得還有一事，不曾滿意；不過讀者不要以為我是不知足。這裏各人待我都好：有光線充足、空氣流通的馬房住，有最好的食物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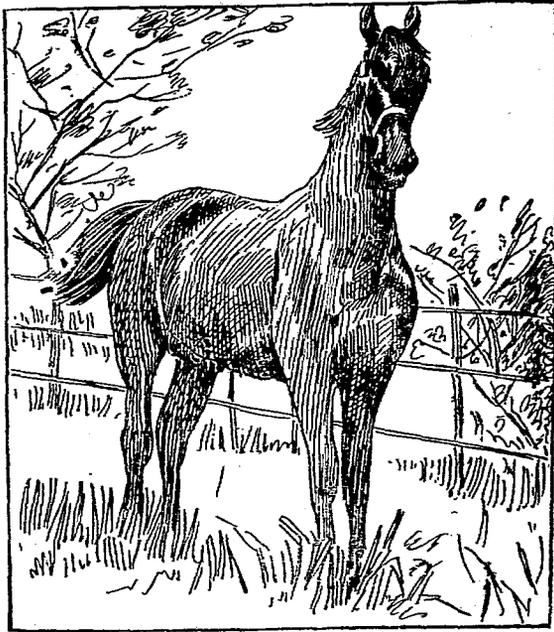
我還要甚麼呢？嘎，就是自由哪！三年半以來，我已享着所要享的自由，但是

現在，一個禮拜又一個禮拜，一個月又一個月，並且一年又一年，除了要我做工的時候，總是日夜站在欄裏；那時我就要變成一匹做了二十年工的老馬那般沉寂啦。除此之外，我又要在這裏套着皮圈，在那裏扣着皮帶，口中啣着馬口鐵，眼遮着掩眼蓋。

我現在並不是在埋怨，因為我知道是不應該埋怨的。我的意思，只是說：一匹年富力強的幼馬，從前在大草場中，昂頭擺尾，來回的飛跑，向他的同伴們吐氣——而今卻沒有一點兒的自由，可任他爲所欲爲了。

有時我缺少運動，約翰帶我出去運動的時候，我便高興到極點，因爲我實在不慣安逸，那時，我就爲所欲爲，跳着，舞着或是奔騰着，給他不少的驚嚇，尤其是始初的時候；但他總是一個很好的和有耐性的人。

書叢學文童兒界世



他常說：

脚『不要動，不要
動，我的孩子；
等一會兒，我們
就可放肆一回，
既止你腳底的癢
是溫。』我們一到村
外，他就任我飛
跑數哩，回來時
我便精神如舊。
軟柔是又涼
他說這麼跑跑，
不過是驅除煩惱

罷了。

精神興奮的馬，在缺乏運動的時候，往往被稱做「易受驚」的馬，其實他們不過是在遊戲罷了；有些馬夫，常因此責罰他們；但我們的約翰不是這樣：他知道這不過是精神興奮的緣故。除此之外，他有方法能使我聽他說話時的音調，或感覺他拉韁時的輕重，因而知道他的意旨。當他的態度在極嚴重的時候，我聽他的聲音，便可知道，這聲音加在我身上，較其餘一切的威權更有效力，因為我極敬愛他。

老實說，有時候我們也有幾點鐘的自由；但這是要在禮拜日或是熱天裏纔有的。馬車從來不會在禮拜日出去過，因為禮拜堂離家不遠。

把我們放在小牧場或是果園中，要算是異數的優待了：脚底

世界兒童文學叢書

下的草，既是溫涼，又是柔軟；空氣清潔；我們就爲所欲爲——或是快跑，或是躺下來打滾，或是吃甘美的草——快樂非常。當我們聚在一條栗樹陰影下的時候，我們就很高興的談起天來。

第七章 我的同伴

一天，我和薑汗同站在樹蔭下，她要知道我的教育和訓練的經過情形。我一一告訴她。

她說：『如果我有像你這般的教育，也會有你這般好脾氣了；但是現在，我相信我以後是不會改好的了。』

我說：『爲甚麼不相信？』

她答道：『因爲我的情形和你的兩樣。從來沒有一個待我好的人。我一斷乳後，便和母親隔離，放在一大羣的小馬中。那個管理我們的人，從來不會對我們說過一句好話；打從場外走過的小孩子，又常把石頭擲我們，使我們驚跑；到了訓練的時期，來了幾個人，把我趕到場的一角，一個執住我的額毛，一個緊壓住

我的鼻，使我幾乎透不出氣來；又一個搭住我的下顎，扳開我的嘴，將羈勒和馬口鐵硬塞到我的嘴裏。

『接着一個拉住羈繩，引我向前走，一個在後邊鞭我。這是我第一次對於人類的仁慈的經驗；但所謂仁慈，無非是一種強權罷了。』

『主人的兒子，是一個高大強健及勇敢的人，他名叫參孫。他沒有他父親那麼溫和，卻非常的暴戾，他想把我的志氣磨滅了，使我變成一塊安靜的、服從的「馬肉」！是的，他祇是這麼的想！』薑汁說到這裏，把腳頓着，似乎想起來，尤有餘怒。

她接着說道：『一天，他絕早拿了一個鞍，一個羈勒，和一個新式的馬口鐵來。我也不知道這事是如何發生的。他騎着我，在練馬場上跑，有時我有些使他發怒的地方，他就用力牽制我。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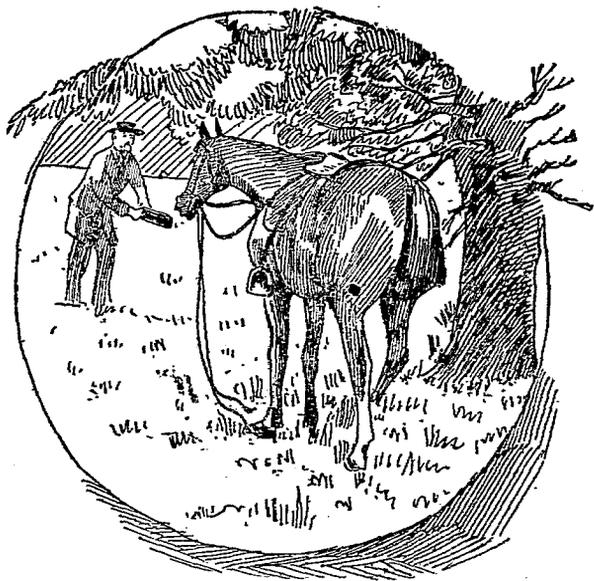
個新的馬口鐵，把我磨擦得很痛，使我驀地人立起來。他更是怒了，立刻把我鞭着。

『這時，我已打起全副的精神和他作對。踢着，跳着，用兩隻後腳站起來，和他奮鬪。他坐在鞍上，殘暴地用鞭抽我，用馬刺刺我；但我的血，已經騰沸到極點，不論他怎樣的待我，也要把他摔下來的。』

『經過一場惡鬪之後，我把他向後摔下來了。我聽見他很沉重的摔在草上，便頭也不回，飛跑到草場的另一頭去，轉身看時，只見他慢慢的從地上爬起來，走到馬房裏。我站在一棵橡樹下望着，但沒有一個人來捉我。』

『太陽西下的時分，我的老主人拿了一個篩向我走來，他常將篩中的麥篩動，很溫柔的對我說：「來呀，我的姑娘，來呀，

書叢學文童兒界世



來走我向篩個一了拿人主老的我

我的姑娘；來啊，
來啊！』我站着不
動，任他走近來。
『他把麥放到
我嘴邊，我便吃起
來，一點也不怕；
他的聲音，把我的
恐怖趕掉了。他站
在我身邊，我一面
吃，他一面拍着
我，他看見了我脇
下的血痕，似乎很

着惱。他說：「可憐的姑娘！這是一件殘忍的事，一件殘忍的事！」後來他輕輕地拉住我的韁，把我帶到馬房裏。

『參孫站在馬房門口。我把耳朵倒朝到後面；眼眈眈的向他望着。主人對他說：「站開去，不要阻擋他；脾氣壞的人，是教不出好脾氣的馬來的。」』

『他把我引到我的槽裏，親自替我解去背上的鞍，又除下我嘴裏的馬口鐵，將我拴起來。又叫人取了一桶溫水，一塊海綿，脫去他的外套，教馬夫挽着那桶水，他卻用海綿吸水，輕輕地洗我的傷口。我想他一定知道這些傷口是痛到怎樣！』

『我嘴邊的皮，傷得很重，連草也不能吃，因為草莖會把傷口刺痛。他把我的嘴，仔細的看了一會，搖搖他的頭，教馬夫取麥糠用水調了，再攪入一些粉，纔給我吃。』

世界兒童文學叢書

『從此以後，他常來看我，我的嘴好了之後，另換了一個練馬的人名叫佐布的來訓練我。他爲人沉默，教授有法，我不久就知道他的意旨了。』

『後來，我的老主人把我賣給村中一個先生。他是一個好主人，我在那裏，住得很安樂，但是，後來他的舊馬夫去了，來了一個新的。這人的脾氣及手脚，與參孫一般的惡毒。他常說着粗野與不耐煩的話。當我在欄裏的時候，他要我走動，我一時不會依他，他就用馬房裏的掃帚或是叉草的叉，向我頭上就打。他所做的一切，都是野蠻的，於是我把他恨起來；他要我怕他，但我仗着一鼓的熱血，誓死也不肯屈服。』

『一天，他把我激惱得比平日更利害，我便把他咬了幾口，他大怒起來，用馬鞭打我的頭。從此以後，他不敢再到我的欄裏』

來了，因為他知道不是我的脚候着他，便是我的牙候着他哩。我和主人很和睦，但他聽了那人的話，又把我出賣，結果，將我賣到這裏來，那時我決意把人類當做天然的仇敵，必須保護自己。這裏，自然大不相同的；但有誰知道何時纔放下這個心呢？我希望能和你一般的會想；但對於已往的事，卻不能再犯了。」

我說：「如果你把約翰或占姆咬踢起來，真是一件可羞的事哪。」

她說：「他們待我好的時候，我是不會這麼做的。我委實把占姆咬過一次，咬得很重，但約翰說：「試把仁愛待她。」這真是出乎料意之外，他們不但不責罰我，占姆反爲縛着他的手臂，拿一盆麥糊給我吃，並且撫慰我；從此以後，我便不咬他，就是以後也不咬人了。」

世界兒童文學叢書

我很替薑汁抱憾；但是，一個一個禮拜過去，她變得更溫柔更快樂，把從前見着生人便要怒目而視的樣子，完全改掉了。

我時常心裏奇怪奧力佛的尾巴爲甚麼這般短：牠只有六七寸長，上面綴着一把毛。一天，是放假的日期，我們又在果園裏，我便走上去問他遇着甚麼意外事失去他的尾巴。

他哼了一聲，露出很可怕的样子說道：『意外事！不是意外事啊！這是一個殘忍，可恥，涼血的行爲哩！當我年幼的時候，我給他們帶到一個專做殘忍事業的所在。他們把我縛起來，使我不能動彈，隨後切斷我尾部的肉和骨，將我那條長而美麗的尾取去了！』

我叫道：『可怕呀！』

『可怕！呀！可怕哪！非但是痛，卻痛得很長久哩。把我最

美麗的裝飾品拿去，還不算甚麼，最可惱的，從此以後，教我用甚麼去趕伏在我身上兩邊及後腳上的蒼蠅呢？像你們有尾巴的，要把蒼蠅趕去就將牠們趕去，毫不費事；當牠們飛集身上，亂叮亂螫，卻沒有一件東西驅逐牠們，多麼的難受啊。我可告訴你，斬去馬的尾巴，實在是一生的大錯，並且是一生最大的損失。但是感謝上帝，人們現在不做這件事了！」

薑汁道：『以前的人，爲甚麼要這般做呢？』

那匹老馬把腳頓了一頓說道：『爲著時髦哪！在我那個時候，凡是年幼的好馬，沒有一個不斬去尾巴的，似乎當時的上帝，不知道我們需要甚麼和怎麼纔好看哩。』

『照我的意思，時髦是世界上最壞的東西。以前我有一個朋友，是一隻栗色的小狗，他們叫她做雪階。她睡的地方，是在我

書叢學文童兒界世

的食槽下面，她在那裏生了五隻可愛的小寶寶。一天，來了一個人，把他們拿了去。我以為是怕給我踏傷了：不料不是爲着這個。傍晚時候，可憐的雪階，把他們一個一個啣回來；他們不是快樂的小寶寶了，卻流着血，很可憐的哭着。原來他們的尾巴統統被斬去了，就是他們那些小小的耳朵，也被人割去啦。他們的母親把他們舐着，多麼傷心啊！這件事，我永遠不會忘記的。後來，他們的傷口好了，他們也把痛苦忘記了；但是他們那些可愛的耳朵，——這自然是用來保護他們耳朵最嫩的部分使不受塵埃和損傷的——卻永遠不見了。

『他們爲甚麼不把自己的兒女的耳朵割尖了，使他們顯出聰明的形狀？爲甚麼不割去他們的鼻尖，使他們顯出勇敢的氣概呢？一個人有知覺，別人也有知覺的。他們有甚麼權利去傷殘上

帝的生物呢？」

奧力佛雖然舉動溫柔，卻是一個性情暴躁的老物，他告訴我的事，我一向不曾聽見過，並且極可怕，不禁起了一個仇視人類的心，這個心我以前是沒有的。至於薑汁，尤其興奮了！她閃動眼睛，鼓着鼻子，舞着她的頭，大罵人類是暴虐者，是蠢人！

馬利尼斯在一棵老蘋果下，挨着一條低的樹枝，在摩擦他的身體。他向我們走來，說道：『誰在說蠢人呢？誰在說蠢人呢？這是一個不好的名詞哪。』

薑汁道：『不好的名詞是造來送給一切不好的事情。』接着她把奧力佛所說的話告訴了他。馬利尼斯很不快的說：『這都是實在的事；我在當初住的地方，是時常看見他們這麼待那些狗；但是，我們不能在此地說這個。我們的主人，約翰和占姆，都是

待我們極好的。在這種地方，說仇視人類的話，似乎不應該，也不是感恩的道理。你們須知道，除了我們的好主人，好馬夫之外，還有別的好主人好馬夫哩。」

小馬利尼斯說的這番話，很是聰明，立刻把我們的怒氣平下去了，奧力佛尤其心服，因為他是極愛他的主人的。我換了一個詞鋒說道：「有人能把遮眼蓋的用處告訴我嗎？」

奧力佛一口答道：「不！牠們一點也沒有用處！」

公道冷冷的說道：「他們以為能防止馬受驚嚇使不闖起禍來哩。」

我說：「那麼，他們不教騎的馬戴上這個，是甚麼理由？尤其是婦女們騎的馬呢？」

公道說：「沒有理由可說，不過是時髦罷了。」

奧力佛道：『我想，遮眼蓋是極危險的東西。馬在夜間，看東西比人看得清楚，如果馬能够充分應用他們的眼，便不會發生許多意外事了。』

說到這件事，空氣又非常的緊張。馬利尼斯卻說：『我告訴你們一個秘密——我相信約翰是不贊成用遮眼蓋的。一天，我聽見他對主人說及這事。主人說：馬用慣了遮眼蓋，一時不用，或者會闖出禍事來。約翰卻說：把所有的幼馬，訓練成不戴遮眼蓋，倒是很好的，這事外國已經有許多實行的了；所以我們儘可安心。現在我們可跑到果園那一頭去，吃樹上落下來的蘋果罷。』

馬利尼斯的提議，沒有人反對，於是我們把談話掉開，跑到一棵老蘋果樹下面，把落在草地上的蘋果大吃一頓。

第八章 木橋

一天，是在深秋的時候，主人因事要作長途的旅行。我挽着一輛兩輪單馬車，約翰跟着他的主人一同去。我平常最喜歡挽兩輪單馬車，因為車身很輕，兩個高輪轉起來，頗令人快意。那時節，雨水極多，風勢很猛，捲着乾葉在路上掃過，如同下雨一般。我們快快樂樂的前進，走到收稅房和木橋。河的兩岸，是頗高的，那座木橋，中間並不高拱起來，卻平架在河上，所以，橋的中央，如果在水漲的時候，水就會浸着橋的木板；但因為兩旁有很堅固的欄杆，所以人們都不以為意。

站在收稅局門口的那個人，說河水漲得很快，恐怕今晚的風色不好。有許多草場，都被水浸着，路上的低處，水浸到我的膝

部，主人教我慢慢的走，所以並不覺着困苦。

我們到了鎮裏之後，我自然是飽吃了一頓的；但因爲主人給事情纏着，在鎮內逗留了許久，直到下午，方纔起程回家。這時風勢更猛了，我聽見主人對約翰說，他從來不會在這種風雨交迸的日子出外的；我也是這麼想。我們是沿着樹林邊走，巨大的樹枝，如同柔弱的細梗，來回擺着；風穿過樹林時所發出的吼聲，非常可怕。

主人說：『我希望我們能平安地經過這樹林。』

約翰說：『先生，是的，如果落下一條樹枝來，落到我們身上，可就糟了。』

話剛出口，只聽得霹靂一聲，一棵橡樹，在近根的地方折斷了，橫倒在我們的前面。我不敢說我不怕，因爲我實在吃驚不

少。我呆呆的站着，有點發抖。但我並不轉身就走，因為我不是這種人。約翰立刻跳下車來，走到我頭的側邊。

主人說：『這真是一件倖免的事，現在我們怎麼辦呢？』

『先生，我們不能車過這條樹，也不能繞過去；只有回到那個十字路口，多走六哩路繞到木橋那裏罷。這當然要阻晏我們的，但馬力還健哩。』

於是我們折回去，走到十字路口，取道走到木橋；但我們走到木橋的時候，天差不多黑了，只見河水已浸着木橋的中部；因為平日水漲的時候，常是這樣的，所以主人並不把車停下來。我們安然前進，但是我一踏到木橋上，便覺得有點不妥。我不敢上前，於是立刻停下來。我的主人說：『上前呀，黑美！』一面將我輕輕地鞭了一下；但我動也不敢動。他用力把我一鞭；我就跳

起來，但我仍不敢上前。

約翰說：『先生，事情有點不對了。』他跳下車來，走到我頭的側邊，四處一看。他想引我上前，說道：『上前呀，黑美！甚麼事呢？』我只恨不能告訴他們，但我深知這座橋很不穩妥。

正在那個時候，收稅局裏那個人，跑出來把手中的火把狂揮着，叫道：『喂！喂！喂！停！』

我的主人叫道：『是甚麼一回事呢？』

『橋的中間被水沖斷了；如果你們過去，一定要落到河裏的。』

我的主人說：『感謝上帝！』約翰說：『你這黑美啊！』他引韁使我轉身向右，沿着河邊的路走。這時，日落已久，風自從吹折那條大樹之後，似乎止了。天色一陣一陣的黑下來，萬籟俱

世界兒童文學叢書

寂。我很安慰的跑着，車輪在柔軟的細沙上輾着，只有極微的聲響。

主人和約翰都沒有話說；歇了許久，主人纔開口說話，態度頗是嚴肅。他們說的話，我不能完全懂得，只知道他們說如果我依着主人的意思走過橋去，橋一定要崩塌的，那時，馬啦，車啦，人啦都要落到河裏了。河水這麼急，沒有光，又沒有人搭救，我們一定要浸死的了。主人說，上帝把理性賜給人們，使我們能理解各種事物；但上帝把完備的知識賜給獸類，使得着廣大的應用，有時候，並且能靠着這知識，救了人們的生命。

約翰有許多故事，是講狗或馬的。他以為人們寶貝他們的家畜，還不會寶貝到極點，就是和他們做朋友，也不會盡了做朋友之道。

黑

美

後來，我們走到了園門口，只見那園丁在盼望我們。他說太太自從天黑了之後，便着急起來，生怕我們遇着甚麼危險，已差占姆騎了公道到木橋去打探我們了。

我們看見客廳中和樓上的窗口，都有燈火射出來。我們走進屋門口時，太太跑出來，叫道：『親愛的，你真的平安嗎？啊，我憂心極了，起了許多的幻想哩。你們沒有遇險嗎？』

『親愛的，沒有哩；但是，如果黑美不比我們機警聰明，我們早在木橋那裏落到河裏去了。』

他們走到裏面去之後，我聽不見他們說甚麼了，約翰就把我帶到馬房裏。呵，當晚他們給我的晚飯多豐美呀——一桶極好的麥糊，裏面調着壓碎了的豆，約翰又替我鋪了一堆很厚的草。我很歡喜這個，因為我倦極了。

第九章 火警

主人和主婦要去看幾個朋友，他們住的地方，離我們的家約在四十六哩以外，替他們倆掌車的是占姆。第一日，我們走了三十二哩；所走的路，有些是高山，但占姆駕駛得很小心，很有方法，所以我們都不覺得怎麼勞苦：當我們下山的時候，他不會忘記加上那個車輪制，或是忘記在適當的時候將牠除去。他使我們的腳在最平坦的地面上走，如果上山時的路太長，他就把車輪略駛橫，使打橫的攔在路上，這樣，車身便不會倒退，我們也有休息的時候了。像這些小小的事情都能給一匹馬不少的助力，如果他能再得着溫柔的言語，他更是安慰了。

我們在路上休息了一兩次，日落時分，我們便趕到鎮裏，停

在一間大旅館的門前，預備在這裏過夜。當時有兩個旅館馬夫，把我們卸了。爲首的一個，身材矮小，舉動活潑，一足微跛，穿着一件黃色條紋背心。我從來不曾見過解除馬具解除得如此敏捷的人；他把我拍了幾下，說了幾句好話，將我引到一間長形的馬房裏：房裏有七八個馬欄，兩三匹馬。其餘的一個馬夫，也把薑汁帶到馬房裏來。當我們在擦抹的時候，占姆站在旁邊看。

我從來不曾見過比這小老人擦抹得又輕又快的人。他把我擦抹完了之後，占姆走上來，把我看一遍，似乎不相信那人把我擦抹得乾淨；但是。細看之下，只見我的外套，和絲一般的光潔。末了，第二個馬夫引進一個旅客的馬來，當他替這馬擦抹的時候，一個少年啣着一個煙管，懶洋洋的走進馬房來閒話。

這個馬夫對他說道：『托爾，到閣上拿些乾草下來，放到草

世界兒童文學叢書



這 是 救 火 車

架上，好
嗎？先把
煙管放下
來罷。」
那人
道：「好
的，」他
說着，就
踏着梯，
鑽到活門
裏；只聽
見他在頭

上的地板上走動，將乾草拋下來。占姆進來看我們吃過草之後，馬房的門就鎖了。

我睡了多少時候，我不知道；也不曉得這是夜裏甚麼辰光，我覺得我忽然醒了，覺得極不舒服，究竟爲甚麼，我可不知道。我站起來，覺得空氣很是窒塞。我聽見薑汁在咳着，另有一匹馬很不安靜的動着。那時候，天色很黑，看不見甚麼東西；但是，只覺得馬房中滿充斥着煙，不知怎樣呼吸纔好。

閣樓上的門開着，我想煙就是從那裏來的。我仔細一聽，聽見一種輕微的衝突聲，和爆炸聲。我不知道這是甚麼聲音，但覺得這聲音頗是奇特，使我聽了發抖。這時候，所有的馬都醒了；有些在拉他們的韁，有些在跳着。

後來，我聽見門外有脚步聲，見先前帶旅客的馬進來的時候

馬夫，挽着一盞燈，衝到馬房裏，把所有的馬統統解了，想把他們引出去；但是，他的行動這麼匆忙，先自慌了，所以他把我嚇得更利害了。第一匹馬不肯跟他走；他便去拉第二匹馬，第三匹馬，但他們都不肯動。他走到我這裏來，想用力把我拉出去；這自然是沒有用的。他把我們輪流拉着，見沒有功效，便跑出馬房去了。

我們真是蠢極了，但危險已經四伏啦；我們在這裏沒一個是可以信託的，所見的都是陌生的和不知底蘊的人。新鮮的空氣，從打開的門口衝進來，覺呼吸容易了許多，可是頭頂上的衝突聲和爆炸聲，漸漸加大了，我從喂草架上的橫木條望上去，只見一派紅色的光，映在牆上。接着聽見馬房外有人在叫「火」，那個老馬夫鎮定而又輕快地走進馬房來。他帶了一匹馬出去，反身

又帶第二匹馬出去。這時，火已封住閣樓上那個活門，烘烘的聲音，聽了着實可怕。

接着我聽見的是占姆的聲音，仍和平時一般的溫和。他說：『來呀，我的寶貝！這是我們出去的時候了，醒着跟我來罷。』我站的地方，離門口最近，所以他先到這裏來，把我拍着說：『黑美，帶着你的韁繩一齊來呀，我們就要離開這個煙氣窒塞的地方了。』時候極逼促；他立刻解去他的領巾，緊緊的縛住我的眼，一面拍着我，一面領我走到馬房外面，到了院中平安的地方之後，纔解去我眼上的領巾，叫道：『隨便那一個！給我帶着這馬，待我再進去救別的馬出來！』

一個身材高大的人，走上來把我帶着，占姆反身再衝到馬房裏去了。我見他走去的時候，不禁銳嘶了一聲。後來薑汗告訴

我，說我這一嘶，於她有極大的益處，因為如果她不聽見我是在外邊，她沒有這般勇氣跑到馬房外面來哩。

場中非常的嘈亂，馬匹從別個馬房帶了出來，所有的車輛也都拉到外面，否則火勢便要蔓延了。場的另一頭，住戶的窗統統打開了，人們大聲的叫着；我卻定眼望住了馬房的門，濃煙從那裏衝出來，並且看見火光了。忽然，在人聲嘈雜的當中，我聽見一個清晰的叫聲，我認得是主人的聲音：『占姆！占姆！你在那裏嗎？』但聽不見回答，只聽見一個霹靂的聲音，似乎有件東西落在馬房中，接着我不禁歡呼起來，因為我看見占姆帶着薑汁從煙中衝出來了；她咳得很利害，就是他也不會說話了。

主人把手拍着占姆的肩，說道：『勇敢的孩子呀，你受傷嗎？』

占姆搖搖他的頭，因為他這時還不會說話哩。
帶着我的那個人說道：『呀，他是一個勇敢少年，一點也不錯的。』

主人說：『占姆，你透過氣來之後，我們立刻離開這裏罷。』當我們向旅館門口走去的時候，聽見外面一陣馬蹄聲及車輪聲。

有兩三個聲音叫道：『這是救火車！站開！讓路！』接着只聽見街石上噼啪噼啪的馬蹄響着，輪聲如雷，兩匹馬衝到場中，後面挽着一個重大的機器。救火員跳到地上；火在那裏，自然無須問得，因為牠已冒到屋頂外面來了。

我們趕快走到市場空曠的地方。天上的星，亮晶晶的閃着，除了在我們前面的嘈雜聲，其餘都靜寂無聲。主人引我們到另一

世界兒童文學叢書

個大旅館。旅館馬夫一出來，他就說：『占姆，我現在要趕到你太太那裏去了。這兩匹馬交給你罷；你要甚麼，向旅館要就是了。』他說完轉身就走。主人去的時候，並不跑着，但我從來不曾見過一個生人像他那晚走的這麼快的。

在我們未到馬房裏以前，聽着一個很可怕的聲音——這些可憐的馬，在馬房裏被火燒到要死時的叫聲！薑汁和我聽了，非常的傷心；但是我倆卻平安出險了。

第二天早晨，主人來看我們並且和占姆說話。我聽不清楚說甚麼，因為旅館的馬夫正把我抹擦着；但我可看出占姆的樣子很快樂，想是主人誇獎他了。

我們的太太因昨晚受驚，所以我們改在下午起程。占姆因沒事可做，便先到旅館去看我們的馬具和車輛，然後再去打探起火

的原因。他回來之後，我們聽見他和旅館馬夫談起這事。

始初沒有一個人知道起火的原因；但後來有個人說他看見笛克托爾腳着煙管到馬房裏的時候，卻沒有帶着煙管出來，並且到酒店裏買了一個新的，那個旅館馬夫的副手又說他曾叫托爾到閣樓上取草，但曾經叫他先把煙管放下來。托爾不承認帶着煙管到馬房裏，但沒有人相信他。我記起約翰所定的那條不許帶煙管到馬房裏的規則來了，我想這條規則，各處都應該採用的。

占姆又說屋頂和閣樓的地板塌了下來，只剩焦黑的牆站在那裏。有兩匹馬不能出來，都葬身在火窟裏了。

我們繼續旅行，沿途沒有甚麼意外事，幾天之後便回家了。

後來，我聽見有一個十四歲的童子，名叫佐伊·格蘭的來代替占姆的職務，因為占姆在某處得着一個較好的位置哩。

第十章 請醫生

占姆去了幾天之後，一晚，我吃過了草，躺在草上安眠。馬房門上的鈴，忽然大響起來，把我驚醒了。我聽見約翰的房門開了，他的脚步，直向大廳走去。一會兒，他就跑回來，把馬房的鎖開了走進來，叫道：『黑美，起來呀，好好的走。』他不等我細想就把鞍放在我背上，套好韁繩。接着，他拿了他的外衣來，引我跑到屋門口，只見主人站在那裏，手中挽着一燈。

他說：『約翰，你須如同爲着你生命一般的快去，這就是爲着你主婦的生命哪；這是一分鐘也不能遲的。把這封信交給白醫生。把馬歇在旅館裏，你立刻就回來。』

約翰說：『先生，知道了。』他說完，我們立刻就走。住在

門房裏的園丁聽見鈴響，已把大門開了等候着。我們跑出了園，出了村，跑下山去，未了走到那個收稅門。約翰大聲叫着，把門敲得震天價響；收稅的不久就走出來將門開了。

約翰說：『把門開了，讓醫生通過；錢在這裏。』說完，我們又走了。

我們的前面，是一條平坦的長路，路在河邊。約翰對我說：『黑美，盡你的力量走罷。』我便依着他的話，盡力的跑。我既不用鞭，也不用刺，盡力飛跑了兩里路。我想，就是我的祖父也沒有我跑得快哩。我們走到木橋的時候，約翰把我拉了一下，拍着我的頸，說道：『黑美，你做得真好！』他意思叫我跑得慢些，但我已經跑得性起，仍和先前一般的快跑。

這時候，夜涼如水，月色皎潔，景像很是清幽。我們跑過一

條村，一個黑暗的樹林，上山下山，再跑入哩遠的路，方才到鎮。我們在街上直跑到市場那裏。鎮上萬籟俱寂，只有我腳踏在石上時所發的響聲，——個個人都睡着了。我們走到白醫生門口時，禮拜堂的鐘，恰打三下。

約翰把門鈴按了兩次，又將門雷也似的敲起來。窗門開處，白醫生戴着一頂睡帽，探頭到窗外來，問道：『幹甚麼？』

『哥登夫人病得很重；主人請你立刻就去，他說如果你不去，她就要死的了——這裏有一封信。』

他說：『等一下，我就來。』他關了窗，一會兒，他在門口了。

他說：『我的馬，因為日間跑了一天，很是疲倦；我的兒子又騎了第二匹馬到別處去了。怎麼辦呢？我騎你的馬去好

美 黑



嗎？」

『先生，他是
一路飛奔而來的，
我主人吩咐他在這
裏休息一下；但
是，你要這麼辦
時，主人斷不會反
對的。』

他說：『就這
樣罷，我就來了。』
約翰站在我身
邊，拍着我的頸，

世界兒童文學叢書

我覺得熱極了。醫生帶了一條馬鞭出來。

約翰說：『先生，你用不着帶這個，黑美定要跑到力盡倒地才止的。先生，請你照顧他，我不願有一些兒的損傷加到他身上哩。』

醫生說：『約翰，不會的！不會的！我希望不會的！』一會兒，我們便把約翰撇在後頭了。

我們回去時在路上的情形，我也不說了；醫生比約翰重許多，不是一個十分會騎馬的人；但是，我仍努力的跑。收稅柵的門，已經打開了在等候着。我們跑到那個山的時候，醫生把我勒慢了說道：『好朋友，休息一下罷。』我頗是喜歡，因為我熱得差不多要炸起來了。但是，我呼吸了一會，覺得輕鬆了許多，不久便跑到園裏了。主人站在廳門口，因為他已聽見我們進來了。

他一句話也沒有說，就引醫生走到屋裏去；佐伊把我引到馬房裏。

我回到家裏，兩腳在發抖，只能站着喘氣。我渾身上下，沒有一根乾的毛，汗流遍體，蒸發成汽——後來佐伊常說，你當時好像是在火上的一壺水哩。可憐的佐伊呀！他年紀小，沒有經驗；但我知道他已經盡他所知的來服侍我了。他搓着我的腳，揉着我的胸口，但不把絨氈蓋着我；他以爲我熱到這樣，不喜歡這一個哩。後來，他給我一桶水飲。那是冷的，正合需要，於是我把牠統統飲了；接着他又給我一些乾草和穀，他見沒有甚麼事，便出去了。一會兒，我忽然冷得發抖；我的腳，我的腰以及胸部，痛得要死，接着全身痛了起來。啊，我站在那裏發抖，很想蓋上我的絨氈哪。我盼望約翰，但他要走入哩的路，方能回來，於是

世界兒童文學叢書

手膝下來要睡一會兒。

許久纔聽得約翰在門外；我低低的叫了一聲，因為我痛苦極了。一會兒，他已站在我身邊。我不能告訴他我是生病，但他似乎都知道了。他把三四條絨氈蓋着我，再到屋中取了些熱水來，煮了一些熱的稀粥給我飲，我飲了之後便睡着了。

約翰似乎很怒。我常聽見他說：『頑皮的孩子！頑皮的孩子！不替他蓋上絨氈，我敢說就是那水也是冷的；凡是小孩子，都不好的。』但無論如何，佐伊總是一個好孩子哩。

現在，我病得很沉重了；肺部發炎，呼吸時，很是疼痛。約翰日夜看護我。他晚上總要起身看我兩三次；我的主人也常來看我。一天，他說：『我的黑美啊，你救了你太太的命了！是的，是你救了她的命啊。』

我聽見這麼說，很是喜歡，因為醫生說，如果我們遲到一些，便沒有挽救。約翰對主人說他一生不曾見過跑得這麼快的馬，似乎我知道這是爲着甚麼一回事的。約翰以爲我不知道，其實我是知道的；除此之外，我還知道約翰和我，須爲着主婦的緣故，要趕快去哩。

我病了多少時候，可不知道；只知馬醫帝特先生天天來看我。一天，他給我放血。約翰拿着一個桶承血。放血之後，我覺得很暈，我想我要死了，我相信他們也這麼想哩。一天晚上，約翰給我飲；湯姆士·格蘭進來助他。他們靜悄悄的過了一會，湯姆士·格蘭輕輕的說：

『約翰，你對佐伊說幾句好話罷。那孩子傷心極了：他飯也吃不下，沒有絲毫的笑容。他說這是完全是他的錯；他又說，如

果黑美死了，以後便沒有人和他說話的了。他說的話，直刺到我的心裏；我想，你儘可和他說一兩句話；他不是一個壞孩子哩。」

歇了一會，約翰慢慢的說：『我知道他不是有意如此的，並且知道他不是一個壞孩子。這馬固然是主人主婦的愛物，但是我心中的寶貝；試想，他的生命如此白白拋掉，我心中實在難受啊。但是，你說我對這孩子太過不去，明天我安慰他幾句就是了。』

『約翰，謝你好意，我知道你不會對這孩子太過不去的，我並且很喜歡你知道這是一件無知的事情哩。』

約翰答時，他的聲音，差不多把我嚇得跳起來。他說道：「無知」！只是「無知」！你可知道這「無知」是世界上比「很

「毒」次一等壞的東西嗎？「很毒」和「無知」，誰闖禍闖得最多，只有天曉得哪！如果人們說，「呵，我不知道，我不知道這是有害的」，他們還以為這是對的哩。即如比烈·土塔其扮成一個鬼怪，在月下嚇他的兄弟，並非有意把他嚇得生病的；然而，他竟把他的兄弟嚇得生病了。

『湯姆，兩禮拜以前，你不是遇着一件很傷心的事嗎？那些小姐們把暖房的門開着，寒冷的東風吹進來，冷死了許多花哩。我知道小姐們並不是有意如此的；不過是「無知」罷了！』

以後的話，我聽不見了，因為藥性發作，使我昏然入睡。第二天早晨，一覺醒來，覺得好了許多，但是我對於約翰那晚所說的話，以後還時常想起來。

第十一章 別離

我在這個快樂的地方，住了三年，但可憂的變遷要臨到我們身上來了。我們時常聽見主婦生病，醫生常上門來；主人的樣子，非常憂傷。後來，我們聽見她須立刻離家，到溫暖的地方休養兩三年。這個消息，屋中人聽見了，猶如聽着死了人的鐘聲一般。人人都覺得很悲傷；主人安排一切，預備離開英格蘭。

約翰默不一聲的做他的事，樣子很是傷心，佐伊連嘴也不吹了。來來往往的事很多；薑汁和我全日做工。

季斯士和佛勞拉兩位小姐同着她們的保姆先去。她們來和我們告別。她們把馬利尼斯和老朋友一般的抱住，他實在是她們的老朋友哩。後來我們又聽見主人要把薑汁和我賣給的一個老朋友

W——伯爵，因為他以為我們在那裏可得着好的待遇。主人把馬利尼斯送給那個牧師，他正想得着一匹小馬給勃郎菲爾夫人騎；但有一個條件，就是：不能把他轉賣給別人，當他老到不能做工的時候，可把他鎗斃，好好的埋葬。佐伊到牧師家裏去，替他照料馬利尼斯和家中的雜務，所以，我想馬利尼斯此去是很舒適的。至於約翰，雖然得着幾處好地方的招致，他卻說要等他想過去了再去。

當晚，他們未去前，主人到馬房裏來，吩咐了幾句，並且拍着他的馬匹，這是最後的幾拍了。他似乎很頹喪；這是我聽他的聲音聽出來的。我相信馬要比人能够聽聲音知道人的憂樂哩。

他說：『約翰，你打算怎麼辦呢？我知道你對於那些招致你的人，一個都不曾答應哩。』

『先生，一個也不會答應哪。我已經打定主意，如果我能夠得着一個一等練馬師的位置，我便滿意了。有許多年幼的馬，被不良的訓練嚇怕了並且糟塌了；這種不良的訓練，在善於練馬的人看來，是用不着的。我長於練馬，假使我能把幾匹馬好好的訓練起來，我便覺得如同做了好事一般。先生，你以為怎樣？』

主人說：『我想不出別處地方更有一個像你那麼宜於練馬的人了。你知道馬的性格，他們也知道你的意思，日後你可以自己發展一番；我想這是最好的了。如果有我可以幫助你的地方，可寫信給我；我可在倫敦替你向我那個代理人說話，將你的品性介紹給他。』

他問約翰以後的事，又謝他多年的忠誠的服務；但這倒引起約翰傷心起來了。『先生，不要這麼說了，我受不住哩。我受主

人主婦的恩惠如此深重，實在無可報答；但我們永遠不會忘記你們。望上帝保佑主婦，使她恢復康健，仍舊回來。先生，我們應抱着希望啊！』主人伸手給約翰執住，但沒有話說；後來，兩人一同離馬房出去了。

最後的傷心之日到來了，僕役和笨重的行李已在前幾日去了，只有主人主婦和她的女僕不會去。薑汁和我最後挽車停在大廳的門口。僕人把背墊，絨氈及其他的東西拿出來。一切安排好之後，主人挽着主婦從石階上走下來。他很小心的把她扶到車上，屋中的僕人都繞住車子哭着。

主人上車的時候，他說：『再會了，我們不會忘記你們的——約翰，走呀！』

佐伊跳上車，我們慢慢的走出園子，走出村去，沿途許多人

世界兒童文學叢書

站在門口，作最後的一見，並且說，『上帝保佑他們。』

我們到了火車站時，我知道主婦走下車來，到候車室裏去了。我聽見她很嬌脆的說：『再會了，約翰，上帝保佑你。』我覺得我的韁在抖着，但約翰沒有答話，大約他不能說話了。佐伊把車中的東西拿下來之後，約翰叫他站在馬邊，自己卻到月台裏去。可憐的佐伊！他緊靠着我們的頭，躲藏他的眼淚哩！

不久，火車到站裏來了。兩三分鐘之後，車上的門也關了；掌火車的把叫子吹動，火車就駛出站去，撇下一陣白煙和幾個沉重的心在後面。

火車去到看不見的時候，約翰方纔出來，他說：『我們再看不見她了！永遠看不見她了！』他執韁上車，和佐伊慢慢的趕回家去，但這不是我們的家了！

黑

美

第十二章 伊爾修廬

第二天早晨，吃過早餐之後，佐伊使馬利尼斯駕着主婦的矮車，回到牧師那裏去。他先來和我們告別，馬利尼斯在草場中向我們嘶叫。接着，約翰把鞍放在薑汁背上，又給我套上韁勒。他騎着薑汁，一手引着我，將我們帶到村外十五哩的伊爾修廬園那裏去，W——伯爵就住在園內。園中有一座極精美的屋，和一間大馬房。

我們由一條石徑直走到草場裏，約翰說要見約克先生。等了一會，約克先生纔來。他是一個面目清秀的中年人，說話的聲音，教人聽了，就要立刻服從。他待約翰很有友誼和禮貌；他把我們大略一看，便叫了一個馬夫來引我們到槽裏去，又請約翰吃

書叢學文童兒界世

一些點心。

馬夫引我們到一個陽光充足、空氣清潔的馬房，教我們住在兩個相連的槽裏。他把我們擦抹一回，又喂了糧草。大約半點鐘之後，約翰和我們的新車夫約克先生進來看我們。

他把我們仔細看了一遍，說道：『門雷先生，照我看我，這兩匹馬一點壞處也沒有；但我們都知道馬也和人一般，各有個性，有時候，他們是要受各個不同的待遇的。我很想知道這兩匹馬各個的特性哩。』

約翰道：『我不相信在這個地方，會有比這兩匹馬更好的馬；但他們的個性是不相同的。那匹黑馬，脾氣極好，是我一生不曾看見過的；我料他從小到大，不曾受過一句難堪的話或是捱過一拳一脚，你要他做甚麼，他便做甚麼。至於那匹棕色的，我

料她一定是受過虐待的；她的事實，我們聽得許多。她初來的時候，咬啦，踢啦，無所不至，並且疑心極大，但後來見我們待她好，她的脾氣，也就慢慢的改好了。這三年來，我不曾見她發過脾氣，如果把她待得好，她委實是一匹能如人意的馬；但是她本來的性質，比那匹黑馬暴躁些，——蒼蠅能使她着惱，馬具有不妥的地方也能使她着惱；如果待她不好，或是錯用了她，她就要報復的。大凡火氣盛的馬，都是如此，這是你知道的。』

約克說：『自然的，我很明白；但是，你知道這裏的馬夫，不是人人都能這般小心；至於我，總要盡力保護他們的。你說這匹雌馬的一番話，我記着就是了。』

後來，約翰說：『我現在要走了，否則就趁不着火車。』他走到我們身邊，和我們作最後的說話，作最後的幾拍；他的聲

書叢學文童兒界世

音，帶着悲傷的樣子。我把我的臉緊靠着他；接着，他轉身走了，從此以後，我永遠看不見他了。

第二天，W伯爵來看我們；他見了我們的姿態，似乎很喜歡。他說：『哥登先生說這兩匹馬的好處，我很相信。』

下午，我們上了馬具，駕了車，當馬房的鐘敲了三下的時候，我們就被引到大門口。只見那座屋，美麗雄壯，比貝維園裏的那間舊屋，約大三四倍。兩個侍僕，穿着褐色的制服，紅色的袴，白色的襪，站在那裏伺候。後來我們聽見衣裳的綽綽聲，這是我們的主婦踏着石階下來了。她在我們前後左右看了一遍，也不說甚麼，就踏到車箱裏面去了。這是我初上「正頭韁」（這韁是用來糾正馬頭的姿勢，使牠不偏不倚，不上不下的）的第一次，這種韁自然是一種害物，使我的頭，不能俯仰自由。我很替薑汁

着急，但她似乎很安靜，很滿意。

第二天下午三點鐘，我們又等在門口，僕役仍和先前一般的伺候着。當主婦由階上落下來的時候，用吩咐的語調說道：『約克，你須把這匹馬的頭再拉高些；這樣是不好看的。』

約克跳下車來，很恭敬的回答道：『太太，請你恕我，這兩匹馬已經有三年不上「正頭韁」了，主人說最好是漸漸的使他們習慣呢；但是，太太喜歡，我可把牠們的頭稍微的拉高一些兒。』

她說：『就這樣罷。』

約克走到我們的頭旁邊，把韁略縮短了一些。這天，我們要上一個高山。現在，我纔明白先前聽見人家說這正頭韁的壞處那番話了。我當時自然要想把頭伸到前面，隨我的意思將車拉上去

世界兒童文學叢書

的，但是不能，因為我的頭，給他們拉高了，使不得勁，重量完全壓在我的背上和四隻腳上面。

我們回到家裏之後，薑汁對我說：『現在你可知道所嘗的苦是怎樣了；但這還不算十分苦，如果將來所受的還沒有這個苦，我也不說甚麼，因為這裏待我們還好。如果他們再拉緊我，哼，他們可要當心點！我斷不肯忍受的！』

一天又一天，我們的韁逐漸收短起來，從前我對於上馬具和駕車，是很願意的，現在見了就怕。薑汁也似乎不耐，但她也不說甚麼。後來，一連幾天沒有把韁收短，我以為沒有別的苦可受了，便決意盡力做我的事；但是，苦頭還不會來哩。

第十三章 爲自由而奮鬥

一天，我們的主婦仍和平常那麼晏的出門。她說：『到公爵夫人那裏去。』停了一停，她又說：『約克，你不能把馬頭再拉得高些嗎？立刻把牠們拉起來，不要再做這般無意識的事了。』

約克先到我這邊來，馬夫卻站在薑汁旁邊。他將我的頭扯到後面，把韁緊緊的縛住，使我差不多受不住了；接着他又走到薑汁身邊，這時薑汁煩躁地把頭忽上忽下，嘴裏把口鐵嚼着。她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了，當約克正要把韁收短的時候，她乘機驀地人立起來，把約克的鼻子重重的碰了一下，帽子也碰落了，那個馬夫也幾乎被她碰倒。

世界兒童文學叢書

他們立刻挽住她的頭，但她仍不顧生死的跳着，踢着，人立起來。後來她踢得太高，給車槓絆倒，倒在地上。

如果不是約克把身體壓在她的頭上，制止她掙扎，不知她還要闖出甚麼禍事來哩。約克叫道：『解去黑馬！取一個鑽來，旋去車槓上的螺旋，把車槓取下來；再來一個人，割斷皮帶！』

一個僕人走去取鑽，一個去拿了一把刀來了。不久馬夫就把我從車上解下來，帶我回到槽裏，再跑出去幫助約克。

我對於這件事，非常的興奮，如果是慣於跳踢和人立的，我敢說我這時早就做了；但我不慣這麼做，只得站着發怒，四腳發痛，我的頭仍給韁拴着，無力把頭低下來。我真惱極了，滿想接近我身邊的人踢幾腳。

不久，兩個馬夫挾着薑汁進來，身上受着許多的傷。約克也

跟着進來，吩咐已畢，就走來看我。他把我的頭放下來，自言自語道：『把這些「正頭韁」毀了罷！要不是，我們又要遇着禍事的了。』

從此以後，薑汁不拉車了，她的傷處好了之後，W——伯爵的一個兒子，說是要她，並且說她可成爲一匹好獵馬。至於我，仍是拉車，另同一匹馬名叫馬斯的作伴，他的韁總是拉得很緊的。我問他怎麼忍受得住。

他說：『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但這個能促短我的生命，如果你也受着這苦，你的生命，也要被牠促短的。』

我說：『你以爲我們的主人，知道這個害處嗎？』

他答道：『這個我不能說了，但賣馬的和馬醫生卻深知道牠的害處。從前我住在一個賣馬的那裏，他把我和另一匹馬訓練起

書叢學文童兒界世

來，使成一對；他將我們的頭拉起來，每天逐漸扯高。一位先生問他爲甚麼要這樣做。他說：「如果我們不這樣做，便沒有人買牠們了。倫敦的人，總是喜歡馬頭抬得高高地，大踏步走；這自然對於馬是很有害處的，但對於生意，卻很有益處哩。不久，那些馬因疲勞生病，他們也只得另賣一對了。」這是我聽見這麼說的，是不是，你自己可以判決的。」

我一連上了四個月的「正頭韁」，所受的痛苦，實在難以形容；但我覺得如果我再這麼拉下去，我的康健和脾性，都會被磨滅。在我未上正頭韁以前，我不知嘴裏會起泡沫這一回事；但是，現在因爲鋒銳的馬口鐵壓着我的舌和上顎，又因我的頭和咽喉不能俯仰隨意，使我口中常流着白沫。

有些人以爲這是很好看的，他們說：「這匹馬，多氣概

黑

呀！』但這，教馬口中流沫，是殘忍的事；反轉來說，教人口中流沫，也是殘忍的事啊。這完全是一種不妥的徵象，是必須注意的。除此之外，我的氣管，受着一種壓逼，使我呼吸不便。當我們完工之後，我的胸頸嘴舌，都是痛的，只覺得精神萎靡，四肢無力。

當我在老家的時候，我知道約翰和主人是我的朋友；現在，我在這裏，雖然待我很好，卻沒有一個朋友。約克也許知道「正頭韁」能使我煩惱，但他只把這事當作無可奈何的事，不會設法來解救我。

美

第十四章 一匹逃走的馬

早春時候，W——伯爵和他家中幾個人同到倫敦，並且帶着約克一同去。薑汁和我以及別的幾匹馬留在家中候用，並且留了一個大馬夫管理我們。

哈利小姐留在家中，她是一個時常生病的人，從來不曾坐車出過去；安妮小姐卻很喜歡騎馬，與他的哥哥或堂兄弟一同出外遊戲。她是一個極會騎馬的婦人，活潑溫柔，正如她的美麗一般。她揀我做了她的坐騎，叫我做「黑的奧斯特」。我在冷潔的空氣中跑着，很是歡暢，有時和薑汁一起，有時和利絲一起。利絲是一匹美麗的雌馬，舉動活潑，形貌神駿，頗得一般先生們的喜歡；但是，薑汁比我還要知道她的底細，說她的性情有點神經

黑

美

過敏。

有位先生，名叫白蘭泰亞，他住在我們家裏，時常騎着利絲，並且極力的稱讚她好，因此，有一天，安妮小姐吩咐把「側鞍」（給婦人側身坐着的馬鞍）放在利絲背上，將那個馬鞍配在我背上。我們走到門口時，那位先生似乎有點不安。他說：「這是甚麼一回事？你厭棄那匹「黑的奧斯特」嗎？」

她回答道：「啊，不，不是的，不過想你騎他一次，而我卻試試你這美麗的利絲罷了。」

他說：「我勸你不要騎她，她雖然美麗，但性情有點暴躁，女人騎不得的。她是靠不住的，我們還是把鞍換了罷。」

安妮笑道：「哥哥，不要替我擔心；我自幼便騎慣馬的，並且出獵了許多次，現在我要試試你們心愛的利絲；請你助我上馬

世界兒童文學叢書

罷。」

這樣，沒有話好講了。他小心地把她扶到鞍上，將馬口鐵和鐵鏈看過了，把韁交給她，然後騎到我背上來。我們剛要起步，一個僕人拿了一張條子出來，並且傳哈利小姐的話，說：「白蘭泰亞先生肯替她把這個意見問亞敘利醫生，並且帶個回話嗎？」

村莊離我們的家約一哩路，醫生的住宅，就在村的盡頭。我們一路快快活活的走。末了，走到他的園門口。入門處，有一條短短的車道，直達住宅，車道的兩旁，種着高大的冬青樹。白蘭泰亞直走到園門口，要把門開了，讓安妮進去，但是她說：「我就在這裏等你；你把奧斯特的韁拴在門上罷。」

他遲疑地望着她，說：「不到五分鐘，我就出來的。」

「啊，不要這麼急，利絲和我不會逃走的。」

黑

美

他把我的韁拴在門上一條鐵枝上，一會兒，他在樹叢中隱沒不見了。路旁數尺之外，利絲把她的背脊對住我，很安靜的站着。我的小主婦坐在鞍上，沒有把鞍執在手中，口裏低低的唱着小曲。我聽着白蘭泰亞先生的脚步，一直走到屋門口，接着又聽見他在敲門。

路的一旁有個草場，草場的柵門開着。正在這個時候，有幾匹拖車馬及幾匹小馬向柵門跑出來，秩序很亂，後面有一個童子揮着一條長鞭。那些小馬，性情惡劣，喜歡遊戲。其中有一匹小馬，突然走到路中直衝到利絲的後腳上。不知是因爲這匹頑劣的小馬，或是因爲鞭的響聲，或者兼着這兩件事，我不得而知，只見她奮力一踢，立刻飛跑起來。因爲這是突如而來的，安妮險些落鞍，但一會兒她的神智就回復原狀了。

世界兒童文學叢書

我大聲的嘶着求救。我嘶着又嘶着，焦急地踏着泥地，並且擰着我的頭，要把韁扯斷。我等了不久，白蘭泰亞跑到園門口了。他似乎很着急的樣子，恰好看見那奔跑的形狀，但是，已經在很遠了。他立刻縱身上鞍，我也不待鞭刺，因為我和騎馬的人一般着急哩。他知道我的意思，便放鬆了韁，身體稍向前傾，跟着他們趕去。

這條路大約有一哩半是直的，一哩半之後便向右轉灣，分作兩條支路。我們不會跑到那個轉角時，不見安妮。她轉向那一邊呢？一個婦人站在她的園門口，一手遮在眼上，着急地向路上遙望。白蘭泰亞也不及拉韁，大叫道：『那一邊？』『右邊，』婦人一面叫一面用手指着，於是我們向右邊的一條路跑。一會兒，我們看見她了；但是她再轉灣時，又看不見了。一連數次，只是

黑

美

見着她們的影兒，一會兒又隱沒了。我們似乎不會追上她們了。

一個年老的修路人，站在一堆石頭側邊，他的鏟放在地上，兩手高舉着。我們走近他時，他做了個手勢，表示要說話，白蘭泰亞就把韁勒住。那老人說：『到公地去了，到公地去了；她轉到那邊去了。』我很熟識公地的情形。那裏的地方，高低不平，生滿了矮灌木和深綠色的荊棘。那裏又有無數的野草，到處都是蟻塚和田鼠穴——在這個地方快跑，是極危險的。

我們跑到公地的時候，只見那件綠色的乘馬服在我們面前飛着。她的帽子，已經不見，長而棕色的髮散披在背後。她的頭和身體向後傾，似乎是在用力的拉，又似乎力氣差不多要用完了。那高低不平的地，使利絲的速率減了許多，給我們一個可以趕上她們的機會。

世界兒童文學叢書

橫亘灌木林的中間，有一條新掘的闊溝，掘出來的泥，就堆在溝的對面。這當然能阻止她們的了！但是不能：利絲並不住脚，就此一跳，踏着軟泥，跌了一交。白蘭泰亞大叫道：「奧斯特，努力呀！」他緊握着我的韁，我拚力一縱，跳過了溝和泥堆！

我的小主婦寂無聲息的把臉覆在灌木林中的泥土上。白蘭泰亞跪下來喚她的名字——却不見有聲答應。

他輕輕地把她的臉翻過來，只見變得死白，眼睛緊閉。「安妮！親愛的安妮！說呀！」但始終不見答應。他把她那件乘馬衣的紐解了，又解開她的領，摸摸她的手腕，然後跳起身來，四顧找人幫忙。

離我們不遠，有兩個人在割草，他們見利絲狂奔，背上沒有

人，都拋了他們的工作，去兜捉她。

白蘭泰亞的叫聲，把他們叫得來了。最先來的一個人，看見這個光景，似乎很着急，問有甚麼可以幫忙的地方。

『你會騎馬嗎？』

『先生，我雖然不是一個善騎馬的人，但爲着安妮小姐的緣故，就是折了我的頸也情願的。』

『我的朋友，就請你騎這馬去罷；你的頸是很平安的。你到醫生那裏，教他立刻就來；隨後你可到她家去，把你所知道的盡情告訴他們，叫他們差一輛車和安妮小姐的侍女一同來。我在這裏等。』

『先生，我依命照辦就是了，我求上帝使小姐的眼睛張開來哩。』他見另一個人來了，便說：『佐伊，去取些水來，並且告

世界兒童文學叢書

訴我的太太，教他快到安妮小姐這裏來。』

他爬到鞍上，吆喝了一聲，兩脚把我的腰一夾，就此起程，繞着溝走。他手中沒有馬鞭，這是他認爲很困難的；後來他見我跑得很好，也不以爲意，只有堅坐在鞍上，拉住韁繩，顯出很氣概的樣子。我盡我的能力所及，使他少受顛簸，但有一兩次踏着高低不平的地，他受着震動，禁不住要叫『走好些！喂！走好些』哩。到了大路，我們便跑得很快；請了醫生之後，又回到家裏來。他奉命行事，儼然是一個忠誠的君子。家中人請他進去吃一點東西，他說：『不必了！不必了！車未到那裏以前，我要抄近路先回到他們那裏去哩。』

消息傳了來之後，全屋震動。我回到我的槽裏，馬鞍和韁都除去了，背上蓋了一條氈。

他們把薑汁上了馬鞍，去報告喬治伯爵。接着我又聽見他們把車拉到場中來。

薑汁回來的時候，車還未出發；她把所見的告訴我。她說：『我不能詳細的說，我們沿途都是快跑，趕到那裏時，醫生也恰巧趕到了。有個婦人坐在地上，膝上承着小主婦的臉。醫生把一些東西灌到她嘴裏，但我所聽見的，只聽見「她不會死」一句話。後來，有個人把我帶開去了。歇了一會，他們把小主婦抬到車上，驅車回來。他聽見主人對一個在路上的人說，希望她的骨沒有跌斷；但當時她還不會說話哩。』

這件事發生後兩日，白蘭泰亞走來看我。他拍着我，大加讚許，並且告訴喬治伯爵，說這馬也和他一般的知道安妮的危險。他說：『當時如果我要控制她，也控制她不住的。她以後不要再

世界兒童文學叢書

騎別的馬了。」

後來，我從他們的談話中，知道我的小主婦已經出險，不久又可以騎馬了。這是一個好消息，遙望前途，我可有一個快樂的生活了。

黑

美

第十五章 魯賓·士密斯

現在我要把魯賓·士密斯說說了，自從約克到倫敦去之後，馬房的事，就歸他負責管理。他極會管理馬匹，沒有別人比他更熟識的，也沒有第二個人比他更忠誠。他爲人溫柔聰明，又能醫治馬匹，儼然是一個獸醫，原來他曾經跟過一個獸醫，學習了兩年哩。他是個一等的馬夫，能同時駕御四馬，和在駕御兩匹馬的時候一般容易。我相信人人都喜歡他；那些馬，自然也愛他的，但他有一個極不好的地方，就是他愛喝酒。但他不比平常人天天的喝酒，他往往隔了幾個禮拜或幾個月然後大醉一番，醉了之後，便無所不爲：嚇壞他的老婆，攪擾他的朋友。可是因爲他人很能幹，雖然大醉過兩三次，約克也不會把這事告訴伯爵。

書叢學文童兒界世

一晚，有一羣人從跳舞會回來，魯賓駕車，因為醉到不能執韁，這一羣人中，有一位先生攀到車箱裏，替他太太小姐們載回家去。這件事，自然不能再瞞過去的，魯賓立刻被斥，他的老婆兒女也跟着他離開園門邊那間可愛的小屋了。

這都是馬斯告訴我的，因為這事發生在許久已前了。但是在薑汁和我未到這裏來不久以前，士密斯又被招回來。這是約克替他向伯爵討情，把他叫回來的。他誠懇地答應從此以後，涓滴不飲。因為他能謹守誓約，所以約克敢教他督工。

這是四月裏了，家人想在五月裏回家一轉。那輛轎子馬車近來剛待修理，恰巧白蘭泰亞大佐也要回到他的軍隊中，於是決定教士密斯先把白蘭泰亞載到鎮裏，然後再騎馬回來；因為這個緣故，士密斯帶了一個馬鞍同去，又選了我做挽車的。

在火車站的時候，大佐把一些錢納在士密斯的手中，和他告別，說：『魯賓，好好的服侍你的小姐，不要讓那些年輕自大的人騎奧斯特——該專給小姐騎哩。』

我們把車交給一個造車匠修理，士密斯騎着我走到白獅旅館，教旅館的馬夫好好的喂我糧草，四點鐘就要馬的。我一路來旅館的時候，我前足的一隻馬腳鐵的釘落掉了，將近四點鐘的時候，那馬夫方纔知道。士密斯直到五點鐘纔回來，說要六點鐘方纔起程，因為遇着幾個老朋友。那馬夫告訴他，說我的腳上落了一個釘，又問他要不要把這馬腳鐵看一看。

士密斯說：『不必了，回家後再說罷。』

他說話的時候，聲音很高，形狀很急切，我見他不看我的馬腳鐵，心理覺得很奇怪，因為他平日是很關心我們失去馬腳鐵釘

世界兒童文學叢書

的。六點鐘了，不見他回來；七點八點過去，也不見他回來，直至九點鐘，他方纔回來要我；說話的聲音，非常暴躁。他似乎在發怒罵那馬夫，但我不知道爲的是甚麼。

旅館主人站在門口，說：『士密斯先生，請小心。』但他回話的時候，很是惱怒；我們還不會出鎮，他就使我快跑起來，有時，我雖然用全力飛跑，他還要用鞭抽我。這時候，月還未上，天黑得很。路近日方纔修過，鋪的是石。像這樣快的在牠上面跑着，我的馬腳鐵更是鬆了，當我們跑到路稅關柵的時候，牠索性脫落了。

如果士密斯是在神智清楚之中，一定知道我的脚步這時定有不安的地方，但他已經狂飲得一切事情都不知道了。

關柵的前面，有一段長路鋪着又大又銳的新石，無論甚麼

黑

美

馬，在牠上面狂奔，總要出事的。我在這條路上，一隻馬腳鐵脫落了，又被逼着要用全速率飛跑，騎我的人，這時又用鞭抽我，口中肆罵，要我再跑得更快。自然，我那隻沒有馬腳鐵的腳，是很受苦的；我的蹄，已經破裂，蹄內被銳石割得非常疼痛，像這個樣子是不能持久的。沒有一匹馬能在這個情形之下，能忍受大痛仍這般跑着。我身體一顛，兩膝一跪，便很劇烈的倒在地上。士密斯給我擰出去，因為我跑的速率如此快，他一定是擰得很重的。不久，我站了起來，跛到路旁沒有石的地方。

這時候，月剛升到籬上，我借着月光，看見士密斯躺在我前面幾碼遠。他略一掙扎，想要起來，只聽得他重重的呻了一聲。他不再動了。我也要跟着他呻吟，因為我的腳和膝，都受着重傷；但馬是常在暗中忍痛的，所以我一聲不響，只悄悄的站在那

世界兒童文學叢書

裏靜聽。

這是一個四月裏幽靜的晚上，我候到夜半時分，聽見遠處有馬的脚步聲。當這脚步聲漸來漸近的時候，認得是薑汁的脚步聲，等到她再走近一些，我還可看見她是挽着一輛二輪單馬車哩。我大聲嘶着。只聽得薑汁也嘶着響應我，又聽得人聲，大喜。他們慢慢的在石上走來，停在地上那個黑暗的人影面前。

一個人從車上跳下來，彎身看下去，說道：『這是魯賓！不會動了。』

另一個人也跳下來看。他說：『他是死了，他的手多麼冷啊！』

他們把他拾起來，已毫無生氣，只見他的頭髮，濕透了血。他們再把他放下，走來看我，看見了我那對跌破了的膝。

「啊，是這馬跪倒了，把他摔下來的！誰料到這黑馬會做出這樁事情呢，沒有人料到他會跌倒的。魯賓躺在這裏，一定已經有好幾個鐘頭了。說也奇怪，這匹馬並不離開這裏哪。」

魯伯試把我拉着走，我走了一步，差不多又要倒下來了。

「喂，他的脚和他的膝都受了很重的傷哩。看呀——他的蹄已經碎裂了；他自然要倒下來了的。可憐呀！尼特，我說，這不見得魯賓完全是對的罷。試想，沒有馬腳鐵，在這種石路上行走！我怕他是犯了老毛病了。」

魯伯又來看我的脚；拿了一條手帕出來，緊緊的縛住我的膝部，把我帶回家去。

第二天，獸醫驗過我的傷，他說希望我的骨骸沒有跌壞。如果幸而沒有跌壞，我仍可以做工，但我膝上的疤痕，是永遠不會

世界兒童文學叢書

褪去的了。

因爲士密斯忽然死了，當時又沒有人在那裏看見，於是他們把這事查訪起來。白獅旅館的主人和馬夫，及別的幾個人，證明他離旅館的時候，是飲得大醉；看守路稅關柵的人，說他在過關柵的時候，跑得極快，並且在石中拾着我的馬腳鐵；因此，事情大白，我的罪統統洗脫了。

人人都可憐着蘇生；她差不多悲哀到死了，她不住的說：『啊！他真好——真好！這完全是爲着這可惡的酒；他們爲甚麼要賣這可惡的酒呢？啊！魯賓！魯賓！』她說了又說，直至把他葬了才止。因爲她沒有家，又沒有親戚，所以，她不得不帶着六個小孩子，離去橡樹旁那可愛的家到愁慘的聯合貧民院去了。

第十六章 墮落

我的腳膝一好了之後，他們把我放到一個小小的草場裏，任我休息一兩個月。場中沒有別的牲口，我雖然享着自由，吃着美草，但因爲在外間服務已久，所以反覺得很寂寞。並且，薑汁和我已成爲密友，現在，卻和她疏遠了。

當我聽見馬腳在路旁邊走過的時候，便常常的嘶着，但少有着得着回聲。一天，柵門開了，薑汁走進來。引她進來的那個人，把她的韁脫了，放在場中。我歡呼一聲，跑到她身邊；我們相見大喜，但是，後來，我知道她到這裏來，不是爲着使我們快樂。她的事，說來很長，但歸根一句話，就是她因爲被人騎壞了，這才教她到這裏來休息的。

世界兒童文學叢書

伯爵喬治年輕不肯聽話。他是一個極喜歡騎馬的人，只要有機會，他沒有不去打獵的，並且不甚愛惜他的馬。我剛到他們的馬房不久，恰巧是野外競馬的時節，他就急着要賽馬。馬夫告訴他那匹雌馬有點扭傷，不宜賽跑，但他不聽；到了賽馬的那一天，他逼着薑汁，要她趕上跑在最前的幾匹馬。她奮勇上前，趕上最前的三匹馬；但她的氣管，因此傷了，除此之外，又因他的身體過重，她的背脊也被壓傷啦。

她說：『你看，我們在這裏，青春和膂力，都被磨滅了——害你的是一個酒徒，傷我的是一個愚人；這是很可悲的。』

一天，我們見伯爵到場裏來，約克跟着他。我們看見他來，都靜悄悄的站在菩提樹下，任他們走近身邊。他們把我們很小心的驗了一遍。伯爵的樣子，很是懊惱。

他說：『白花了三百鎊啦，但這個還在其次，我最是不快意的，就是這兩匹馬是我的老朋友的，他以為牠們到我這裏來，可以得着一個好住處，卻不料都壞了。這匹雌的，須休息十二個月；至於那匹黑的，必須要賣了；這自然是很可憐的，但我的馬房中，不能容一匹膝部壞了的馬呀。』

他們去後，薑汁說：『他們就要把你賣了，從此以後，我要失去一個唯一的良友，永遠不能相見了。這個世界，多難過啊！』

(120)

約莫過了一個禮拜，魯伯拿了一副韁來，套在我的頭上，把我帶出去。我也來不及和薑汁告別；當我去的時候，彼此嘶着，她很着急的繞着柵邊走，不時的喚着我，直至聽不見我的脚步才止。

因為得着約克的推薦，一個馬行的行主把我買了。這是要乘

世界兒童文學叢書



這 是 要 乘 火 車 去 的
火車去的，因為還是第一遭，始初是要費極大的勇氣，但是後來見火車頭的嗚嗚聲，車輪的隆隆車和馬廂的顛播，於我沒有甚麼害處，便也處之泰然了。

我的旅程完畢之後，只見身在一個頗舒展和佈置得很好的馬房裏。這些馬房，沒有我先前住的那些馬房通

黑 美

爽，馬欄築在傾斜的地面上，不是平的；因為我的頭是拴在飼槽上，所以我不得不站在斜面上，這斜面是很容易使人站得疲倦的。人們似乎還不知道馬要站得舒服，才能夠工作良好。

但是我在這裏，吃的東西很好，洗擦得也很清潔。總而言之，我的主人是盡心盡力保護我們的。他有許多的馬匹和各種的車輛，預備出租。有時，是他的手下人駕車，有時由雇主自己駕駛。

從此以後，我常被會御馬的人驅使；但我在這裏，對於各種的御馬術，無論優劣我都經驗慣了；因為我是一匹做雜事的馬，常租給各種人驅使。

有些人喜歡把韁拉得極緊，從來不曾把馬嘴放鬆一點兒。他們常說：『要把韁好好的拉在手上，要把馬拎起來』，似乎一匹

書叢學文童兒界世

馬是不能自己站起來的一般。

有些人，拉韉拉得很鬆；這種人，把韉放在我們的背上，而他們自己的手，卻懶洋洋的放在他們自己的膝上。當然，像這種人，如果忽然遇着意外事是不能駕御他的馬的。假使遇着一匹馬，受了驚嚇，或是因膽怯暴跳，他們便不知所措，直至鬧出亂子來纔止。

除此之外，御馬沒有一定的規則，能使馬變劣，並且染着怠惰的習慣；等到他換了主人，要改革他的弊病，就很難了。哥登先生，常使我們保守有規則的脚步和好的姿態。他說放縱壞了一匹馬，使他染着不良的習慣，正和放縱壞了一個小孩子一般的殘暴，到後來，馬與人都要受着痛苦。

有些御馬的人，很是大意，他只知注意別種事件，不知注意

黑

他的馬。

當時有一種蒸汽機式的駕馬法；使用這種方式來駕馬的人，多是從鎮裏來，他們自己是沒有馬，旅行的時候，常坐火車。他們以爲馬和汽機差不多，不過小些。總而言之，他們以爲出了錢，這馬便應該走極遠的路程、跑得極快，並且要挽極重的貨物。不論那路好走不好走，上山或下山，總是一般的要走，走，走，並且要走得先後一樣快，沒有休息，沒有人憐憫。一匹馬，被這般的驅使，自然是很容易壞的。

主人常把我租給一位先生名叫巴利的，他喜歡我，就把我買了。他的馬夫，是極不小心的；餵草擦身，都沒有一定的時候，不久我就病了。主人因爲不耐煩看護我，決定等我好了之後，把我交給賣馬場拍賣。

第十七章 馬市

馬市是一個很有趣的地方，在那裏可看見許多東西；有一羣的從鄉下出來的幼馬，在沼澤邊喝水；有粗毛小威爾斯馬，同馬利尼斯差不多高，正在陸續前進；另有數百匹挽車馬，其中有幾匹，牠們的長尾巴捲了起來，用紅繩繫住；其中也有許多和我一般貌美種良的馬，卻因遇着意外事情受了損傷，或呼吸器有病，列做中等的馬。

其中也有幾匹極神駿的馬，年富力強，甚麼事都可以做得，昂頭奮鬣，跟着馬夫，大踏步的走。但場的後面，情形就大不相同了，那裏有許多可憐的馬，因為工作過度，形容枯槁，他們的膝節，被壓得屈了，他們的後腳，走一步就向外擺一下；有些形

黑

狀極醜陋的老馬，下唇塌了下來，兩隻耳朵，沉重地倒貼在後面，似乎沒有生命的快愉及希望；又有些，瘦到可以看見牠們的肋骨；有些，他們的股上與背上，生着老瘡。一匹馬，生平不知道有這種悲慘的景像的，現在輪到他自己到這個地方來，真是悲痛極啊。

馬場中有訂約、抬價、貶價等事；如果一匹馬是能說話的，我敢說那裏是說謊的場所，行騙的地方。我和別的兩三匹強健的、形狀似乎有用的馬同放在一處，有許多人走來看我們。他們看見我的膝，多轉身就走；雖然我的主人，發誓這是在槽裏刮傷的，他們也不顧而去。

要買我的人，在驗我的時候，先拉開我的嘴，看我的眼，摸我的四肢，試驗我的皮肉，最後纔試我的脚步。他們做這些事，

世界兒童文學叢書

各人不同！有些人做得很粗暴，似乎當人家是一塊木板；有些却把手輕輕的按在馬身上，不時的拍着他，似乎在說『請你許可』的樣子。我自然把買馬的人待我的態度來審定他們的。

其中有一個人，如果他買了我，我就快活了。他的樣子，不像一個高等的紳士，但是一個上等人。他的身材不甚高大，但姿態頗優美，動作敏捷。他一動手挽我，我便知道他是善於騎馬的；他說話說得很溫柔，他那雙灰色的眼睛露着仁慈同快樂的樣子。說也奇怪，他身上有一種清潔的氣味，能使我戀着不捨。他的身上，沒有老啤酒及煙的臭氣，這都是我最憎厭的；卻帶着一種草香。他要出價二十三鎊買我；賣我的人不答應，他便轉身走開；待我要尋他時，他已經不見了。

接着一個狀貌兇惡、聲音粗暴的人來看我。我深怕被他買

黑

美

去，幸虧他不久就走了。後來又來了兩三個人，但他們都是無心做交易的。末了，那個狀貌兇惡的人又回來，願出價二十三鎊。這個交易，快要成功了，因為經紀人知道不能把價錢要得太高，漸有減價的意思；正在這個時，那個灰色眼睛的人又走回來，我忍不住伸頭出去迎接他。他很溫柔的拍着我的臉。

他說：『老朋友，我們大家客氣一點罷。我願出二十四鎊。』

『你說二十五鎊，你便可帶他走。』

我的朋友用很堅決的聲調說：『二十四鎊十先零，肯不肯？』

經紀人說：『就這樣！這匹馬性質優良，如果你用他挽二輪車，最適宜沒有了。』

世界兒童文學叢書

我的新主人當時就付了錢，拉着我的籠頭，引我走出馬場，到了一個旅館，他在那裏早把馬鞍，韁，轡都預備好了。他給我吃了一頓很好的小麥。當我吃的時候，他站在我側邊，有時自言自語，有時對我說話。半點鐘之後，我們已在路上，取道回倫敦去了。

我的新主人名叫澤爾邁亞·巴格，但人人都叫他做澤爾，所以我也跟着這麼叫。他的老婆寶利，是一個很討人喜歡的太太；一個兒子將近十二歲了，名叫哈利，是一個身材高大、性情溫良的孩子；一個女兒，名叫多利茜（但他們都叫她做多利），和她的母親一般可愛，已經有八歲大了。他們互相親愛；我從來不曾見過如此一個快樂的家庭。

澤爾有一輛二輪車和兩匹馬，是他自己用來方便他自己的。

他的兩匹馬中，有一匹身材高大，毛色純白，名叫首領。他現在老了，但當他年輕的時候，自然是很神駿的，因為他這時還保存着那種昂頭奮鬣的姿態哩。總而言之，他實在是一匹好馬。他告訴我年少的時候，曾參與克林敏之戰。騎他的是一個騎兵軍官，常領隊在前走。

他們叫我做傑克，待我極好，和第一個主人一般；所以我覺得十分快樂。

第二天早晨，首領整個上午挽車出外，哈利放學回來，把我喂過糧草，又給我水喝。下午，主人把我納到二輪車裏，他很細心的看那頸圈和皮帶等配得舒服不舒服，和從前約翰一般。沒有正頭韁，只有一很簡單的馬口鐵。這真是福氣啊！

在第一個禮拜中，我做挽二輪車的工作，頗是困苦。街上的

書叢學文童兒界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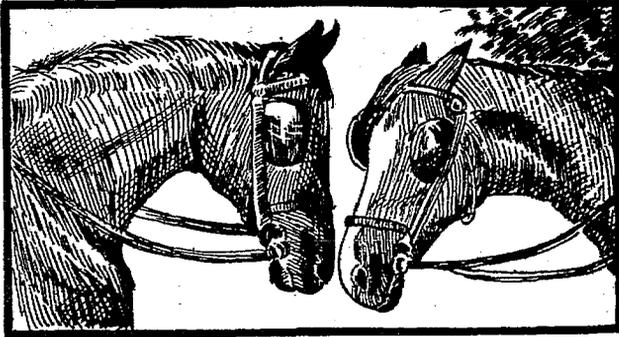
人，很是擁擠，聲音又是嘈雜，使我聽了不快意；但是，主人設法使我安心工作，所以不久我也慣了。

一天，我們的二輪車停止在一個公園門口，來了一輛破舊的二輪車，停在我們旁邊。挽車的馬，是一匹衰老的棕色馬，毛色枯槁，皮下的血管，都看見了。前膝曲着，後肢很不堅定。

我剛吃過了一些草，風吹了一些去，那匹可憐的馬伸出她那條瘦長的頸把草啣了起來，再左右觀望，看還有沒有。她那雙呆鈍的眼，含着沒希望的神色，我看見她這種樣子，不能不令我把她注意起來。我看了她一會，似乎在甚麼地方見過她的，當她直看我的時候，她說，『黑美，是你嗎？』

這是薑汁！但是，變得多快呀！我幾乎不認得她了。這時候，我的主人，和他的家屬站在少遠的一個地點，於是我踏上了

美 黑



於一兩步，作一回的談話。她告訴我的話，很是悲痛。

我們在伯爵家裏休息了十二個月之後，以爲她可以再做工了，便把她賣給一個紳士。初時，她工作得很好，但是，有一回，因爲跑了一次，比平日跑得長久，舊傷復發，經過休息和醫治之後，又把她出賣了。她這樣的一連換了幾個主人，每換一次，便壞一次。

她說：『到後來，有個開馬車行的買了我。你的光景很好，我見了很

世界兒童文學叢書

喜歡；但是我的命卻苦哩。他們發覺我的弱點之後，說我不值得這麼錢，便教我挽一輛最下等的車，要把我用死了爲止；這就是他們所做的事——鞭我，驅駛我，沒有一個人可憐我所受的痛苦。他們說，他們用金錢把我買來，必須從我身上撈回這些錢。」

我說：「你平日受人虐待，總是反抗的。」

她說：「呀，我也反抗過一次，但沒有用處；人比馬強，如果他們是殘忍和無心肝的，我們也就無法可想，只有忍受，忍受到末日爲止，我希望末日就來；我希望我就死。我見過許多死馬，我知道他們死時是不受痛苦的，我希望我死在工作之下。不願送到廢馬商那裏去，給他們屠殺。」

我很是悲痛，把鼻子去哄她，但說不出一句話去安慰她。我

美 黑



。 的後面 吊在車 的頭， 匹死馬 過。那 身邊走 在我們 死馬， 着一匹 車，載 一輛大

想她見着我是很喜歡的，因為她曾說「你是我唯一的朋友」哩。正在這個時候，掌車的走來，用力把她的嘴一拉，趕着她走，這自然使我覺得很悲痛的。

她去了不久，一輛大車，載着一匹死馬，在我們身邊走過。那匹死馬的頭，吊在車的後面，無生機的舌，流着鮮紅的血，還有那雙深陷的眼！——但我也不能形容牠們了，只覺得極可怕。她是一匹棕色馬，頸瘦長。我看見她額上有一道白痕。我相信這就是薑汁；我希望是她，因為她死了之後，所有煩惱都擺脫了。啊！如果人們是有善心的，應趁我們未到這個地步以前，就把我們鎗斃了罷。

第十八章 辛苦的時期

耶穌聖誕和新年，對於某種人是極快樂的辰光，但是，趕車的和挽車的馬，卻沒有假期，可是他們所獲甚豐。這時候，有許多的遊藝會，跳舞會同宴會；各處遊戲的場所，都開放了。所以他們工作很辛苦，並且做到很晚。有時候，馬夫和他的馬在風雨，霧，雪之中，忍凍捱冷，一連等候幾點鐘工夫；而那些快樂的人們卻在屋內按着音樂的節奏，跳舞作樂。我不知道那些美麗的貴婦們，可曾想到那個疲乏的車夫和四肢冷到麻木的馬不！

我做夜工的時候頗多，因為我是慣於站着等候的。澤爾因怕福特斯保——新馬——受寒，所以也不教他當差。在耶穌聖誕的那一個禮拜裏，我們做工做得很晚，澤爾又咳嗽得很利害；但

是，無論我們回來得怎麼晚，寶利總坐着候他，露出很擔心的樣子，我們回來的時候，她又拿燈出來接他。

新年那一天晚上，我們載了兩個人到一個鬪牌會去。到會的時候，是九點鐘，他們教我們十一點鐘再來。

十一點鐘打響的時候，我們已在門口了，因為澤爾總是準時到的。只聽得一刻鐘，兩刻鐘，三刻鐘的打過，直至打了十二下還不見門開。

因為日間下過雨，晚上的風，很是凜烈；但沒有可以避風的地方。澤爾跳下車廂，走到我身邊，將我身上的衣服，拉起一件，略蓋過我的頸；他卻舞手踏脚，使身體和暖，但這樣一來，他咳得更利害了；於是他拉開車門，坐在車底上，兩脚擱在踏脚板上，稍避風寒。

我們直候到一點一刻鐘，屋門開了，兩個主顧出來，踏到車裏，教澤爾到他們所要到的地方去。我的脚，冷到麻木了，幾乎疑心自己要倒下來了。兩個主顧下車後，他也不說累我們等候這麼久，很是抱歉的話，祇怒澤爾討車錢討得太多。但澤爾從來不曾多討過人一個錢，所以他們不得不把等候了兩點鐘零一刻的車錢給他；可是，這錢是澤爾很辛苦掙來的！

後來，我們回到家裏來了。他差不多不能說話。咳嗽得非常利害。但他仍和平常的把我摩擦了一會，又到藏草閣上取了一束草給我睡。寶利給我一盆熱的麥湯喝，使我覺得非常的適意；末後，他們鎖門去了。

第二天早晨，已經很晏了，不見有人來，末後只有哈利進來。他把我們洗擦過，又喂過糧食，掃過馬房；末了他又把草放

世界兒童文學叢書

到藏草的閣樓上，似乎今天是禮拜日。他做這些事的時候，很是靜默，不吹嘴，也不唱歌。正午，他又來喂我們糧食，給水我喝；這次，多利和他來。她在哭着，我從他們的談話中，知道澤爾病得很利害。

我一連休息了幾個禮拜，我的主人也漸漸的好了。但是，醫生說，如果他要做一個老人，必須放棄了趕車的事業。

澤爾好了之後，他們就決定搬到鄉下去住，車和馬都要立刻賣掉。這個消息，我聽了很不自在，因為我已經老了，不能再有甚麼進步。

自從我離去貝維園之後，沒有比這次依靠我這主人——澤爾——那麼快樂了；但是，三年來，做挽車的工作，就是在年富力強的時代，也足以影響及一個人的體力，所以，我覺得我自己，

黑。

美

已大不如前啦。

澤爾把我賣給一個做賣買玉蜀黍及做餅的人，這人是澤爾認識的，他以為我在那裏，可以有好吃，有輕便的工夫做；但是我的主人，完全把我交付他馬夫管理我，自己毫不在意的。當一匹馬在吃好多休息的時候，是能載過重的東西的；至於我，吃既不好，又沒有充分的休息，往往不能任重，所以主人買了一匹年紀較輕的馬來代我，又把我賣給一個趕車的。

我這個新主人，名叫尼古拉斯·絲堅納，是一個心腸很毒的人。他在大熱天裏天天差我出去，給我惡劣的糧食，休息的時候極少。皮鞍常加到我身上，鞭痕墳起，有時連血也流出來。

人們常說眼見了纔相信，我卻說要感覺到了纔相信；因為我眼見悲慘的事很多，到現在纔知道做挽車馬的慘處。我受苦既

書叢學文童兒界世

深，也要和薑汁一般死在工作之下，脫離苦境的。

一天，我的希望，幾乎要實現成功。我所挽的東西很重，我又弱又餓，正要上山，脚底下一滑，倒在地上，奄奄一息。歇了一會，我方纔醒過來，回到馬房裏，因為得着獸醫的勸告，便給我好吃的糧食，教我好好的休養，把我養得好看了，然後帶我到馬場去賣。

我一連休息了十二日，他們果然把我帶到馬場裏。我在馬場中，和一班老弱的馬作伴，——有些跛了脚的，有些壞了氣管的，有些老到不堪的，有些，我以為最好是慈悲地把牠們鎗斃了哩。

在馬場中較好的一部分地方，我看見一個個主模樣的老人同着一個小孩子走來。當他們走到我們這裏的時候，他站着看我

們，顯出憐憫的樣子。我見他的眼，射在我身上；這時我有一道好的鬣毛和一條好的尾巴，使我的樣子好看。我豎起兩隻耳朵朝他們看。

『惠利，這裏有一匹往日很高貴的馬哩。』

那孩子說道：『可憐的馬啊！你以爲他是挽過家車的嗎？』

那個主說：『啊，是的。當他年輕的時候，大約甚麼事情都做過哩。看他的鼻和耳朵呀，看他的頸和肩的形狀呀；這匹馬有許多貴的相哪。』他伸出一隻手，很慈愛的拍着我的頸，我伸出鼻子來，報答他的好心。那小孩子拍着我的面。

『可憐的馬啊！爺爺，你看，他是知道人疼愛他的。你肯買他嗎？我想他還不十分老哩；看他的鬣毛和尾巴多好呀。請看他的嘴巴，看他有多大年紀了？』

世界兒童文學叢書

『乖孩子，他和他的爺爺一般喜歡馬哪。』老人笑着，一邊把我驗起來。他看了我的嘴巴，說道：『已經有十三四歲了。這是一件投機的賣買；但我們可試試他。』於是他出了五鎊的價錢，把我買了。小孩子大喜。他們把我帶到鄉下去。

第十九章 最後的家

托老古先生（我的新主人）吩咐早晚把麥喂我，日間任我在草場中行動。他說：『惠利，你該好好的看管他，我把他交給你哩。』這小孩子受了這個囑託，很是得意，極力盡他的責任。他沒有一天不來看我，有時給我一點紅蘿蔔，或是別的好東西。他常對我說好話，撫慰我，我自然喜歡他起來的咧。他叫我做老朋友，因為我常跟着他到野外遊玩的。有時，他把他的祖父拉了來。這個老先生很注意我的腳。

他往往說：『惠利，這是我們的要點，但是，他已經強健了許多，在這個春季裏，一定有很顯著的進步哩。』

長時間的休息，良好的食物，柔軟的草以及適當的運動，對

書叢學文童兒界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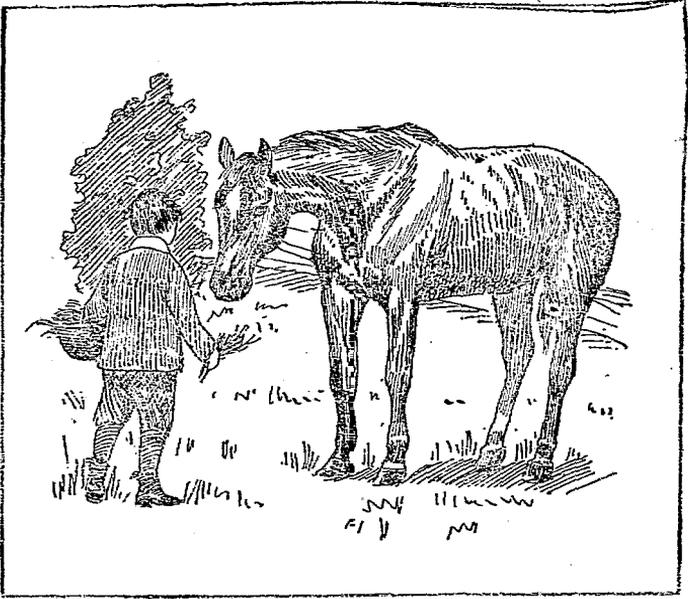
於體力及精神都有莫大的關係。到了冬季，我的腳已經大好了，覺得年紀又輕了起來。春末了，一天，托老古先生決意要把我試一試，我十分快樂，他和惠利把我趕了幾里路。我的腳不怕僵硬了，走路的時候，一點也不吃力。

夏季裏，有一天，馬夫把我洗擦得比平日更小心，又將我拴起來，我心想眼前又有甚麼新的改變了。當惠利和他的祖父坐到車裏來的時候，惠利顯出一半着急一半快樂的樣子。

托老古先生說：『如果那些太太們肯買他，她們可得着益處，他也可得着好處哩。』

走了一兩哩路遠，我們走到一座玲瓏可愛的矮屋，屋前又有草地及小樹叢。我們停在屋門口，惠利按鈴問白朗小姐和伊倫小姐在家沒有。她們都在家。於是惠利和我留在外面，托老古先生

美 黑



他卻到屋裏去。約莫十分鐘之後，他出來，後面跟着三個女人。第一個，身材高大，面色蒼白，披着一條白色的圍巾，靠着一個年紀較輕的少婦；她生就一雙烏黑的眼，一副快樂的面貌。第三個，形狀很是嚴肅，這就是

世界兒童文學叢書

白朗小姐了。他們都是出來看我同問話的。年紀較輕的少婦就是愛倫小姐。

托老古先生說：『許多上等的馬，因為駕馬的人不小心，弄壞了他們的膝；這匹馬，就是個模樣。如果你們喜歡，可把他一試，教你們的馬夫看他究竟怎樣。』

他們決定明天再教我來。

第二天早晨，來了一個很漂亮少年，把我帶到我的新家，放在一個適意的馬房裏，喂過糧草，任我在馬房裏休息。第二天，我的馬夫抹我的臉，說道：『這個白星，和黑美的一般，就是高低也是一樣；現在不知他到那裏去了。』

一會兒，他抹到我頸部，看見我從前因放血而結的那個小肉瘤，詫異到差不多跳起來。他再仔細地把我看了一遍，自言自話

黑

道：『額上有一個白星；一隻右腳是白色的；這個地方，又生着一個結。』他說到這裏，又看我背脊的中部，接着說道：『這裏又有一撮白毛。這一定是黑美無疑！喂！黑美！黑美！你認得我這個險些害死你的小佐伊嗎？』他不歇的拍着我，喜歡到極點了。

美

我不認得他了，因為他已長成一個生着鬍子和大人聲音的少年了，但我知道他的確認識我，他的確是佐伊；所以我快樂極了，我把嘴湊到他身邊，滿想說我們是老朋友。我從來不曾見着一個這麼快樂的人。

『給他好好的試一回！這自然要的！黑美，不知是那一個粗人弄壞了你的膝，你一定曾在甚麼地方受過虐待的。好了，好了，黑美，如果你現在能够再快快樂樂的，這可不是我的錯了。』

世界兒童文學叢書

我希望約翰能見着你哩。』

下午，我挽着一輛低小的馬車，愛倫小姐執韁，佐伊和她同去。我覺得她很會駕車，並且很喜歡我的脚步。我聽見佐伊把我告訴她，說我的確是哥登先生的黑美。

我們回家之後，其餘的兩姊妹都出來聽我的究竟，她把聽來的話告訴她們，並且說：『我要寫封信給哥登夫人，告訴他那匹心愛的馬，到我們家裏來了。她一定很喜歡的！』

我每天挽車，一連挽了一個禮拜，因為見我性馴，拉文尼亞小姐就駕着我出外遊玩。從此以後，她們決意留我，並且仍叫我黑美。他們都答應永遠不賣我，所以我沒有擔心的地方了，我的故事，也就此完結。我的憂患統統過去了，現在是在家裏啦；當我還未十分清醒以前，我還以為仍在貝維園的果園裏，和老朋

美

黑

友們一同站在蘋果樹下哩。

87

2024



世界兒童文學叢書

美 黑

此書有著作權者必印必究

中華民國十九年四月初版

每冊定價大洋叁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秀 章

爾

重述者

徐 應

昶

發行兼
印刷者

上海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The World's Children's Literature Series

BLACK BEAUTY

By

ANNA SEWELL

Retold by

Y. C. HSÜ

1st ed., Apr., 1930

Price: \$0.30, postage extra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All Rights Reserved

A 六〇九王

